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贺拉斯·曼公共教育思想研究

姓名：徐曼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教育史

指导教师：金传宝

20080420

贺拉斯·曼公共教育思想研究

中文摘要

美国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宽广道路。随后的工业革命、西部开拓、都市兴起和移民激增不仅对公共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公共教育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美国社会的改革，美国广大公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对公共教育提出了要求，推动了公共教育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而且，独立之初的一些政府领导人如开国元首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等人已经开始重视公共教育思想。但直到 19 世纪早期，美国的公共教育状况仍不理想，极其需要改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 世纪在美国兴起了一场为公共教育的彻底实现而进行的斗争，即公共教育运动。因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普及教育，建立和改善公立免费学校，这场运动也被称为公立学校运动。著名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 Mann, 1796—1859）是这场运动最杰出的领袖。本文主要对贺拉斯·曼的公共教育思想进行系统介绍，全文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该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第一章）：介绍贺拉斯·曼的生平与教育活动。本章介绍了贺拉斯·曼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他从求学时代直到晚年的生命历程，重点介绍他献身于公共教育事业的各种教育活动。

第三部分（第二章）：贺拉斯·曼的普及教育思想。贺拉斯·曼不仅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多个角度论证了普及教育的必要性，还从普及教育的合理性方面进行论证，明确指出实现普及教育的最好途径就是建立和发展公立免费学校。

第四部分（第三章）：贺拉斯·曼论公立免费学校。贺拉斯·曼认为实现公共教育的最好途径就是建立和发展公立免费学校，所以本文对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本章介绍了公立免费学校的办学宗旨、目的和学校的特点，其中包括公立免费学校的中立性和公共性。本章还对公立免费学校的建设与改善方面做了介绍，包括物质基础条件的改善和教育、教学方面的改进。

第五部分（第四章）：贺拉斯·曼论教师与师资培训。贺拉斯·曼肯定教师对于民族前进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指出必须建立州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优秀教师。在其他社会人士的帮助下，贺拉斯·曼终于自 1839 年起在麻萨诸塞州建起

了美国第一批州立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在美国教育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章还简要介绍了州立师范学校的入学和教学情况。

第六部分（第五章）：贺拉斯·曼的历史地位与影响。贺拉斯·曼担任麻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十二年间（1837—1848），把所有时间、精力以及微薄薪水全都用于公共教育事业上，表现出崇高的忘我精神。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19世纪美国公共教育运动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公立学校制度的基础，促进了整个美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贺拉斯·曼； 公共教育； 公立学校； 师资培训

分类号：G40-09

A Study on Horace Mann's Thought of the Public Education

Abstract

The American Independent War overthrew the governanc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ist and developed a wide roa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west expansion, the tide of immigration as well as the social reform began to appear. All of this not only put forward an urgent request but also was the huge motive to the public education. In fact,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the public education thought was proposed and valued by some leaders such as the first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the third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But till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ndition of the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till poor. So it was in great need of being improv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a movement for universal education. Becaus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movement wa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on free schools, this movement was also called the Common School Movement. The famous educator and statesman Horace Mann (1796-1859) was the most outstanding leader in this movement. The thesis is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of Horace Mann's thought on the public education.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tion. This part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lected topic, the domestic and American research summary situation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dopted.

The second part (Chapter One): This section mainly introduces Horace Mann's life and his activities on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en and where he lived.

The third part (Chapter Two): Horace Mann's public education thought. Horace Mann carried on an argument not only ab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public education, but also about its rationality. At last he definitely pointed out that only by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common schools could universal education be carried out.

The fourth part (Chapter Three): Horace Mann's opinion about the common

schools. The author gives a very detailed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common schools and the improvement about the material and teaching conditions. The property of the common schools includes their purpose,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upport.

The fifth part (Chapter Four): Horace Mann's opinion about teachers and teachers training. Mann insisted that any meaningful improve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and any social progress should depend on excellent teachers and normal schools. Horace Mann finally opened the first public normal schools in 1839 in Massachusetts with the help of other social personages. Normal school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merica.

The sixth part (Chapter Five): The influence of Horace Mann. Horace Mann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public education. During the twelve years the public started to show interest in the common schools. The material condi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common schools had been improved. The teachers' salaries, working conditions had changed greatly. The contribution of Horace Mann in establishing the common schools was so fundamental that he is known as the Father of the Common Schools.

Key Words: Horace Mann; public education; common schools; normal school

Category Number: G40-09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徐曼

导师签字: 金桂宝

学 位 论 文 版 权 使用 授 权 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学校 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学校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徐曼

导师签字: 金桂宝

签字日期: 2008年4月 20日

签字日期: 2008年4月 20日

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美国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工业革命、西部开拓、都市兴起以及移民人口的激增，不仅对公共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公共教育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美国于 1820 年至 1850 年发生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民主精神在美国社会诞生。广大公众开始争取民主权利，其中包括受教育的权利，这也对公共教育提出了要求，推动了公共教育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尽管在美国独立之初，一些政府领导人如开国元首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等人曾提倡公共教育并为之努力，但是直到 19 世纪早期，美国的公共教育状况仍不理想。教育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教育机会仍然是不平等的。即使在一些为数不多的公立学校，状况也非常之差。这样的公立学校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其需要改善和发展。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 世纪在美国兴起了一场为公共教育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即公共教育运动。由于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普及教育，建立和改善公立免费学校，这场运动也被称为公立学校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富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社会人士和学者，其中著名教育家贺拉斯·曼 (Horace Mann) 是最杰出的领袖。他从更高的高度、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教育问题，领导了麻萨诸塞州的教育改革。他不仅坚持把教育机会免费提供给每个儿童，而且倡导公立学校的建设和改善，还创建了以师资培训为目的的州立师范学校。随后其他各州纷纷效仿麻州开始进行教育改革，可以说麻州的教育改革是整个美国教育改革的模式。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 19 世纪美国公共教育运动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公立学校制度的基础，促进了整个美国的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被美国人民尊称为“公共教育之父”。有些教育史学家说，美国教育史中的名人，在 20 世纪初期以杜威为标志；在 19 世纪初期则以贺拉斯·曼为标志。^[1] 贺拉斯·曼以领导公共教育运动和树立教育事功而彪炳史册。

贺拉斯·曼是一位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工作者，他以大量精力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于教育实践，没有留下专门的教育理论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任职期间的 12 份《年度报告》、讲演稿、日记、信件及其他文章中。国内的

研究多以介绍美国公共教育运动、公立学校的历史发展为主，很少有文章对这样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专门研究。本文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据贺拉斯·曼任职期间的年度报告、日记与信件等，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以便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教育领导者和推进者的思想及行动有一个比较清晰、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为当代公共教育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一点思考与启示。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

1. 著作

《贺拉斯·曼的一生》(Mary Peabody Mann, *Life of Horace Man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37) 为贺拉斯·曼的夫人玛丽·皮博迪女士所著。作者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载了丈夫贺拉斯·曼的一生。书中大多是贺拉斯·曼生前的日记与书信，穿插了玛丽女士的一些评论，这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笔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阅读与研究。这些平凡的日记及往来书信真实地反映出各个不同时期贺拉斯·曼的公共教育主张以及他为公共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教育政治家贺拉斯·曼》(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从贺拉斯·曼的童年时代开始，讲述了他的大学生活、律师、议员生涯以及如何弃政而从事教育工作。该书以大量篇幅介绍了贺拉斯·曼任麻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之后对教育的改革工作，包括宣传普及教育、建立和改善公立免费学校、建立州立师范学校等。该书还摘录了他的一些演讲和他所创办的《公立学校》(*Mass. Common School Journal*) 杂志的部分相关文章。

《贺拉斯·曼，他的思想和理想》(Joy Elmer Morgan,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36) 一书介绍了贺拉斯·曼的生平，把他在 1837 年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作为其一生的转折点。此书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他关于教育的演讲内容，其中包括教育对于国民的重大意义，教育的目的，教学方法等，对教学方法的陈述尤为具体。书的第三部分是他写给学生的信件。最后一部分摘录了贺拉斯·曼的演讲中最能体现其思想

与理想的段落。

《共和国和学校——贺拉斯·曼论自由人的教育》(Lawrence A. Cremin,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1974) 是由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教授整理的，该书主要对贺拉斯·曼的年度报告做了详细介绍。

另外还有《美国教育史上的理论与实践》(James W. Hillesheim, George D. Merril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1971)、《美国教育基础读物》(James A. Johnson, Harold W. Collins, Victor L. Dupuis, John H. Johansen,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Education: Readings*, Allyn and Bacon Press, 1969)、《美国教育的历史》(Gerald Lee Gutek,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Education*, Thomas Y. Crowell Press, 1970) 等书中都有文章介绍贺拉斯·曼任麻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期间的《年度报告》、创建师范学校等贡献。

2. 论文

关于贺拉斯·曼公共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不是太多。其中阿瑟·摩根(Arthur E. Morgan)的文章《贺拉斯·曼与美国教育的理想》(*Horace Mann and the American Ideal of Education*)，摘录了部分贺拉斯·曼的《年度报告》与精彩演讲，主要介绍了作为美国公共教育体制的提倡者与执行者——贺拉斯·曼教育思想的先进性。查尔斯·利兹(Charles E. Litz)的《贺拉斯·曼与宗派份子的辩论》(*Horace Mann and the Sectarian Controversy*)则主要介绍了在当时移民众多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的美国，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应如何进行，贺拉斯·曼如何与宗派分子辩论以使教育摆脱宗教束缚。

3. 网站

在美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http://www.ed.gov>) 和国外的其他网站上也有对贺拉斯·曼的介绍，但大多都很简单。

(二) 国内研究

1. 著作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 (吴式颖, 任钟印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和《西方教育思想史》(单中惠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都对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和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作了介绍, 对贺拉斯·曼的普及教育思想、对公立学校和师资训练的教育观点都作了表述。台湾师范大学林玉体先生的《西方教育思想史》(九州出版社, 2006) 和《美国教育思想史》(九州出版社, 2006) 论述了贺拉斯·曼主张学校无教派, 男女同校, 黑人也可入学等教育思想, 但对贺拉斯·曼为师范教育所做贡献似乎论述不多。《外国教育通史》(第三卷)(滕大春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外国近代教育史》(滕大春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和《美国教育史》(滕大春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都论述了贺拉斯·曼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活动。《外国近代教育史》中还谈到了他作为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局限性。

《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F. P. Graves 著, 庄泽宣, 译, 商务印书馆, 民国 20 年) 一书的第十三章介绍了贺拉斯·曼的早年律师职业, 他改良教育的工作, 他的教育思想, 牺牲精神及成就和影响。此外还论述了他在推行公共教育思想过程当中遇到的重重阻力和顽强抵抗的精神。《外国教育家评传》(赵祥麟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和《外国教育家评传精选》(刘传德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也都对贺拉斯·曼的生平、教育活动、教育思想作了简要介绍。

《外国教育史料》(E. P. 克伯雷选编, 华中师大等, 译, 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1) 中有几篇文章, 是摘录的贺拉斯·曼的《年度报告》, 主要论述的是共和国与教育的关系、建立免费学校制度的理由以及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教育。《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贺国庆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一书主要从德国对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影响这一角度介绍了贺拉斯·曼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与方式的精神。

2. 论文

在各大期刊网和数据库中涉及到贺拉斯·曼的论文不是太多, 大多是介绍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和公立学校运动及义务教育的, 如张国连的《十九世纪美国公共教育运动》; 季萍的《美国公立学校发展的历史、分析与启示》; 水永强的《美国普及义务教育历史研究》等。短篇论文中有《美国公立学校运动新论》(单中惠, 《教育评论》2000 年第 3 期); 《美国的公共教育运动》(李素敏, 《现代中小学研究》1997 年第 2 期), 《贺拉斯·曼和美国的普及教育》(单中惠, 《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虽然只是就美国的公共教育运动进行分析与评价，缺乏对贺拉斯·曼的完整和系统全面的阐述与研究，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中外文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开阔的视角，使得笔者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查阅文献、发掘资料，全面而深刻地对贺拉斯·曼的公共教育思想进行介绍，并希望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三、研究方法

为了较好地完成研究任务，本文本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以定性研究为主，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本论文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文献分析法。为了更好地把握题目，不重复别人做过的研究，笔者涉猎了与贺拉斯·曼相关的大量文献，以便更好地了解国内外研究状况，据此确定本论文的研究基础，从而确定研究途径与内容。在研究途径与内容确定之后，必须借助文献法来查阅与题目相关的研究性文章与非研究性文章，以拓宽写作思路，完成研究任务。

（二）历史分析法

本论文的中心是研究贺拉斯·曼的公共教育思想，而其公共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公共教育运动的发展历程无一不涉及到历史。只有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对贺拉斯·曼的公共教育思想做出准确、清晰、系统的描述，从而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三）比较法

笔者对搜集到的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中外学者的不同研究成果都进行了对比，以分析它们的合理性及结论是否偏颇。

第一章 贺拉斯·曼的生平与教育活动

一、时代背景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1年）推翻了英国对北美13块殖民地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从18世纪末期起，美国已经开始了产业革命，各种发明相继出现。同时，欧洲各国的移民大规模地涌入美国，其中很多是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西部的开发。其时，棉纺工业迅速发展，汽船已被使用，伊利运河已经完成，最初的国家公路已经建成，最初的铁路已经把波士顿与普罗维登斯、伍斯特连接起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下，巨大的都市运动在美国出现。工业革命、西部开拓、都市兴起以及移民人口的激增，不仅对19世纪美国公共教育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且也是19世纪美国公共教育发展的巨大动力。此外，工业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美国公共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改革，美国广大公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对公立学校的教育提出了要求。在美国历史上，从1820年到1850年是美国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骚动”、“发酵”状态，“似乎每个人都怀揣着改革的思想”，社会上充斥着“无数种信仰，无数种呐喊，无数的冲突和无数的梦想”，^[2]为改善社会阶级现状的计划铺天盖地。在这些思想当中，有一种新的“民主”精神正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诞生。尤其是工人阶级，过去的斗争仅仅是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现在则开始争取一切平等权利，这其中就包含要求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此外，由于普选权的扩大，对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也有更高的要求。总之，美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了公共教育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

其实，早在美国独立之初，公共教育思想就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重视。开国元首华盛顿就曾指出：“知识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幸福的可靠基础。为了普及知识，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学校。”^[3]《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曾指出：“如果人类的生活像我们所希望和相信的那样应该逐步改善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4]他于1779年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提出了《知识普及法案》。在法案中他主张建立多级

的教育制度：三年的普及免费教育，然后是自费入学的寄宿式文法学校教育，但经挑选的优秀者而父母无力承担入学费用的，可由公费助其入学。所有这些设想乃至书面计划，都为 19 世纪美国的公共教育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但直到 19 世纪早期，美国的公共教育状况仍不理想，因为人们认为教育是个人私事这一传统观念一时很难扭转，社会舆论和州政府对学校教育极不重视，学校大多是私立的。富裕家庭可以送子女去上私立学校或者聘请家庭教师，而贫困家庭的儿童不但不能入学，还要参加极为艰苦的劳动。所以，当时的教育机会仍然是不平等的。正如公立学校协会干事 1839 年所统计的：美国 4~16 岁之间的儿童总数是 350 万人，但约有 60 万人没有享受到公立学校的好处。^[5]在一些为数不多的公立学校，由于很少得到公众的支持，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差的教师、差的教学、差的学生、差的校舍、差的设备和差的课本。”^[6]可见这样的公立学校显然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其需要改善。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 世纪的美国兴起了一场为公共教育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即公共教育运动。因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普及教育，使广大公众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而建立和改善公立免费学校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所以这场运动也被称为公立学校运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先进、富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社会人士和学者。如康涅狄格州的巴纳德（Henry Barnard）、宾夕法尼亚州的物理学家拉什（B. Rush）、新英格兰的律师沙利文（J. Sullivan）等，其中著名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 Mann, 1796—1859）是最杰出的领袖，他既是一位卓有才能的组织者，也是一位注重实际的革新者，又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工作者。贺拉斯·曼为美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受人民敬仰，被美国人民尊称为“公共教育之父”（“Father of the Common Schools”）。

二、献身教育的一生

（一）求学时代

贺拉斯·曼于 1796 年 5 月 4 日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东南部的富兰克林小镇，父母都是勤劳忠诚的清教徒。少年时代的贺拉斯·曼经常随母亲在农场劳作，不幸父亲在他 13 岁时离开人世，更让他体会到生活的艰难，但同时也磨练了他顽强、负责的精神，锻炼了自立能力。他的父母尽管由于家境的贫寒，没有经济

能力供五个孩子读书，却充满了对知识的热爱与向往。贺拉斯·曼后来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对知识的热爱。父母虽然没有办法给我知识，但他们却增加了我对知识的热爱。他们每讲起博学的人总是充满了热情与崇敬。”^[7]当时的学区学校每年上课时间不足十周，在贺拉斯·曼识字并能够阅读之后，他就常去父亲工作的图书馆看书。这所图书馆以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公共图书馆而著称，是由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于 1876 年捐赠建成的。贺拉斯·曼热爱阅读，在 15 岁时就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该镇图书馆的所有藏书。由于自己的早期教育大多来自于图书馆，所以贺拉斯·曼非常感激与看重图书馆的价值。他曾在书信中提到，“如果能够，我会像播撒种子一样把图书馆洒遍大地。”^[8]

由于贺拉斯·曼的勤奋与才气，20 岁时曾有幸跟随一位大学教师学习，半年之后直接考入了布朗大学二年级。在校期间他刻苦努力，更加充分领悟到获得知识是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他还参加了学校里组织的演讲俱乐部，表现出能言善辩的口才。1819 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在毕业典礼上，他代表毕业生发表了题目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正在逐渐发展》的演讲，并赢得了校长的女儿夏洛特·梅塞（Charlotte Messer Mann）的欢心。贺拉斯·曼表示自己要还清大学期间的费用并事业有成后才能结婚，两人于 1830 年结婚。

（二）律师和议员生涯

贺拉斯·曼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不久，由于布朗大学的邀请，他回去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并成为一名深受学生爱戴与信任的教师。1821 年贺拉斯·曼又进入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法律学校学习。这是美国最早的一所法律学校。他在校学习非常刻苦，经常挑灯夜读。了解他的人都预言他头脑聪明，将来一定能谋得很好的职业。两年之后，他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律师资格，到麻萨诸塞州法院工作，在底德海姆和波士顿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在他投身法律界的几年里，贺拉斯·曼更深刻全面地了解社会，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同时他仍然热爱演讲。当底德海姆市民要求他在 7 月 4 日美国国庆节那天做一次演讲时，他欣然答应并认真做了准备。他精彩生动的演讲博得了市民的热烈欢迎与信任。1827 年，拥有良好学识而又公正善辩的贺拉斯·曼作为底德海姆的代表被选为麻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六年后的 1833 年成为参议院议员。在参

议院的四年中，最后两年是议长。在州议会工作期间，贺拉斯·曼继续致力于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如 1829 年在伍斯特（Worcester）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州立精神病医院，1834 年提议制定限制酒精和彩票销售的立法等。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如奴隶的解放，平民的教育等都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而他对教育尤其关注。

（三）一生中的转折点

麻萨诸塞州从其早期建立起，教育一直走在其他各州之前。但教育管理权的分散，以及人们对教育不感兴趣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无法保证公众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这种情形之下，老教师詹姆斯·卡特（James G Carter）、工业家埃德蒙·德怀特（Edmund Dwight）等人领导发起了一个运动，要求州建立一个教育中心机构以便更好地指导全州教育工作。不想这一提议在议会第一次讨论时竟被否决，因为人们担心这种中心机构会剥夺教育的地方自治权。到了 1837 年 5 月，终于以妥协的方式通过了设立州教育委员会的决议。27 日，麻萨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任命了一个包括贺拉斯·曼在内的由 8 人组成的州教育委员会。29 日，贺拉斯·曼被教育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工业家埃德蒙·德怀特极力推荐，担任州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Secretary of The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对此，贺拉斯·曼感到很意外。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那种情形下，我从未想过让我担当秘书，也从未想过别人会这么想。”^[9]他的很多朋友都劝告他不要丢掉律师和政界的体面公职而放弃了自己的大好仕途。几经考虑，他还是不顾前途、工资、名誉等欣然地接受了这一职位。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一条道路已经在我面前展开。上帝让我无私、英明地为人类谋福利。……从今以后，我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地球上人类最高尚的事业。我有信心使一切得以改善。”^[10]在 7 月 2 日他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律师了。我要卖掉我的法律书。我的办公室也要‘出租’出去。法庭再也不是我的论坛了。我的管辖权改变了。我抛弃了法学，但却走向更大范围的思想和道德的领域中去了。”^[11]当他把律师事务所收场的时候说：“下一代人的利益比诉讼人的利益更重要。让下一代的人做我的诉讼人吧。”^[12]他向州长表示他工作一天就尽一天力，要为人类谋最大的幸福。为了能够胜任这一职务，他立即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有关教育的书籍。

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州教育委员会并没有任何直接兴办和管理学校的权

力。它的职责只是负责收集和传播关于本国及他国教育方法的具体情况及其效果；尽可能广泛地在共和国的每一个地区普及教育，传播适宜于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最令人满意和最成功的方法；说服领导人和公众支持并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劝告那些在制定教育结构上起主导作用的当权者在制定结构时要迎合不断发展的社会的需要。由此可见这个机构任务之艰巨，同时还会面临保守力量的猛烈批评。如此重任，非意志顽强、思想坚定之人是不能胜任的。

（四）献身于公共教育事业

自 1837 年 5 月至 1848 年 2 月，贺拉斯·曼 12 年间一直担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这一职务。他坚信要发展教育事业，是离不开广大公众的同意与支持的，如果公众没有发自内心的赞成，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无功。而争取公众的最好办法绝不是强迫与压制，而是靠启发与引导。于是上任伊始，他便奔波于全州各个市镇乡村，分发调查表，并访问全州的公立学校，了解学校的状况和需要，了解儿童怎样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以及什么是最好的课本和最好的教学方法，等等。同时，他还收集一些统计数字，如学校数、小学生入学数、教师数和学校的经费数等等。然后他便展开宣传工作，向群众反复阐述教育的价值，以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还鼓励学校教师进行教育改革，寻求改革的方向与方法。开始时公众不了解公共教育的意义，听他演说或参加会议的人常常寥寥无几。有时他要亲自寻找会场，打扫并整理才能开成会议。但是贺拉斯·曼并不灰心，一直坚持每年在州内巡回一次。若是大规模的县市，他每年要组织学校会议两至三次。当地的教士、律师、教授、教师、文人、学者等，都被他邀请参加，会议之后还要被委派分赴各地去向群众宣传。他告诉人们，州教育委员会将要使教育普及，使公立学校得以改善，使贫困家庭的子女也能够入学，但是，这也要依靠公众自己来实现。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也遇到了种种责难与抨击，但他都依情据理地予以劝解和说服，从而博得了广泛的信任与支持，使大众成为州教育委员会的热烈拥护者。在贺拉斯·曼的教育旅行中，他的总的观点十分明确，那就是：公立学校是免费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进入。贺拉斯·曼的教育演讲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一些演讲内容不仅被刊登在马萨诸塞州的报纸上，甚至刊登在更远的哈特福德和巴尔的摩等城市的报纸上。

除了进行教育演讲，贺拉斯·曼还亲自撰写教育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阐述普

及教育的思想，提出改善公立学校的建议。自 1837 年至 1848 年 12 年间，他每年一份，共写了 12 份年度报告。这些年度报告发表之后，被广泛流传至其他各州甚至英、德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政治领袖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曾在给他的信中称赞他：“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报告，并完全同意你的报告。它吹响了号角，使人们沸腾起来。”^[13]

贺拉斯·曼在上任后的第二年，即 1838 年的 11 月创办了一份名为《公立学校》（*Mass. Common School Journal*）的杂志，他亲自任编辑。这份杂志不仅刊登州的教育法令，还对公立学校进步进行报道，让教师和广大公众了解当时的教育现状以及教育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并介绍欧洲一些教育家的理论，提供一些先进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为了争取公众对公共教育制度的支持，他把这份杂志设为半月刊，每期 16 页，每年只需 1 美元订费。^[14]由于价格低廉，这份杂志被广泛订阅，对公共教育思想也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除此之外，贺拉斯·曼还在麻萨诸塞州各处设立学校图书馆以增进公立学校教学设备。这件事自 1838 年开始着手，所需资金由州政府补助，虽然由于经费困难等种种原因只进行了五年便终止，却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使广大公众开始喜欢读书阅报，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

在贺拉斯·曼担任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十二年间，他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育事业上，每天工作至少 15 个小时，表现出了崇高的忘我精神，他伟大的教育功绩和崇高人格为很多人所感动。在他任秘书期间，公众由起初对学校的漠不关心转变为开始产生兴趣，公立学校的物质基础条件和教育教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教师的自身水平和待遇也都得到了提高。另外，还建立了一批州立师范学校和图书馆。以上功绩，为后来美国公共教育体制的推广与完善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麻萨诸塞州州长后来高度评价贺拉斯·曼的工作说：“教育委员会的秘书工作勤勉，成绩卓著，对于公共学校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那一代人必将永远感激他。”^[15]

1848 年，当贺拉斯·曼辞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职位之后，麻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给予他这样的评价：贺拉斯·曼“带着一种高尚的、忘我的热情把自己献给了这一伟大的工作，这使他的名字如此深地刻印在州的教育事业上。它将决不会被抹掉”。^[16]

（五）晚年

1848年2月21日，美国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昏倒在众议院的地板上，两天之后去世。贺拉斯·曼被说服辞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职务，作为麻萨诸塞州的代表接替了亚当斯在众议院的职务。在与秘书职务告别时，他说：“我的手可能离开了它，但决不是我的心。”^[17]他以后的行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答复参加美国师范学校第一次全国性大会的邀请时，他写道：“公立学校曾是我的第一个爱好，它也将是我的最后一个爱好。”^[18]在国会中，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公共教育事业，继续支持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法案，并提供财政资助。1852年9月15日，贺拉斯·曼被自由土地党提名为麻萨诸塞州州长候选人，但竞选失败，之后他退出了政界。第二年，他欣然接受了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Yellow Springs）的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 College）院长的职位，举家离开繁华都市波士顿，迁往耶洛斯普林小镇。贺拉斯·曼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最终把安蒂奥克学院办成了一所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

由于工作过分紧张，劳累过度，贺拉斯·曼的身体日渐虚弱，但即使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病榻旁与朋友讨论真理、上帝、人类、义务等问题。1859年，在当年学生的毕业典礼上，他发表演讲，希望他的学生能够为公共教育事业而献身。他说：“我恳求你们在自己的心里牢牢记住我的一些话：只有当你们为人类赢得一些胜利后，死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惭愧。”^[19]8月2日，63岁的贺拉斯·曼与世长辞。据他的朋友回忆，当时他已经感觉到死亡临近，平静地问医生：“还有多长时间？”医生回答：“最后三个小时。”他接着说：“那好，我还可以做些事情。”^[20]死后，贺拉斯·曼的遗体被安葬在安蒂奥克学院的校园里。第二年，玛丽·皮博迪女士（Mary Peabody Mann,他的第二任妻子）把他的遗体迁到普罗维登斯的北布林墓地，即他的第一任妻子夏洛特·梅塞（Charlotte Messer Mann）的墓旁。1900年，他成为被选定列入纽约大学美国伟人纪念堂的第一位教育家。贺拉斯·曼的一生，是为美国公共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光辉灿烂，值得后世永远铭记的一生。

第二章 论普及教育

一、普及教育的必要性

贺拉斯·曼对于种种社会不良现象深为隐忧。他认为要消除犯罪，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必须依靠教育来提高人们的认识和品德。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依靠教育来改造社会，而普及教育和公立免费学校则是社会进步和共和国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贺拉斯·曼在《教育在一个共和国里的必要性》的演讲中强调人类必须坚持一个永恒的真理：在一个共和国里，愚昧无知是一种犯罪。他认为，估量科学或文化是否造福于一个社会，不应过多地着眼于这个社会拥有多少掌握大量高深知识的人，而在于广大人民是否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在《第十一次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指出：“没有知识的人民，不仅是，而且肯定是贫困的人民。……这样的国家不能创造出它自己的财富”。^[21]

贺拉斯·曼曾举例说明知识对劳动者的重大作用：如果一个野蛮人学会了游泳，他可以背着 12 磅重的东西游过一条狭窄的小河。如果他发明了斧头或其他器具，他就可以砍倒一棵树，制造船只和船桨，运载更多的东西渡过更宽阔的水面。^[22]因此，一个国家如果要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就有责任承担起教育的职责，为公民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使知识尽可能地在民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一个共和国来说，它的各方面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普及教育。假如共和国不准备使儿童成为好的公民，不发展他们的能力，不用知识去丰富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心灵富于对真理和责任的热爱，那么，共和国就必定会趋于灭亡。正如贺拉斯·曼在他的《第十二年度报告》中强调的：“一个政府容忍它的劳动阶级成长而没有知识，犹之乎造物主创造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把他们安排在世界上而没有太阳的光辉一样残酷无情。……建立一个共和国可能是容易的事情，一个不过是建立在愚昧、自私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共和国却是可悲的……”。^[23]贺拉斯·曼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多个角度论证了普及教育的必要性。

（一）巩固共和制度

普及知识是共和政府继续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贺拉斯·曼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是由绵亘不断的世世代代的人集体组成的，国家的未来寄托在青少年一代身上。而如果没有普及教育，“虽然所有的人都吃得好，穿的好、住得好，他们

可能仍旧是半开化的”，^[24]这种无知的人“食欲像猪一样，而为罪的能力却胜于猪”，^[25]必然会成为社会的罪恶之源，甚至会导致共和政府和民主政治的灭亡。他认为，如果一个阶级占有全部财富和教育，而社会的其余部分是无知的、贫穷的，那么不管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它们之间的关系，情况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后者是前者奴隶般的附庸和臣民。显然，这样的人决不能成为共和国的合格公民，并且这种现象还将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社会暴力和邪恶现象的增多。他认为克服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及其带来的恶果，不能硬性驱逐，而是要逐步提高公众的道德，靠良好的普及教育去“扩大有教养的阶级和阶层，……它将比任何别的事情更能清除人为的社会鸿沟”。^[26]他深信“除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其他手段外，教育是人们的境况的伟大均衡阀——它是社会机器的平衡轮。”^[27]普及教育“既能防止报复，又能防止疯狂性”，^[28]能够保证共和国政权的稳定和民主政治的顺利贯彻。总之，普及教育能够使人们成为具有更多学问和更高德行的人，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促使人类的平等。只有利用并且通过普及教育，共和制度才能得以巩固，国家才有光明未来。

贺拉斯·曼还从美国是移民众多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来论证普及教育的必要性。由于各国移民都带有祖国的传统观念和文化背景，不仅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不同，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彼此各不相同，这就尤其有赖于普及教育来发挥民族熔炉的作用，以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多元化民族的大家庭，既能和睦相处，又能同舟共济，而不会产生矛盾和混乱的局面。所以，贺拉斯·曼认为教育是人类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教育是对人类环境有着最大稳定作用的平衡器，是社会机器的平衡轮。

（二）富国富民

贺拉斯·曼认为，贫困既是个人的灾难，也是国家的灾难，因为贫困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从而形成国家的危机。不过，贫困不是必然的和不可逃避的，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恰如寒冷和饥饿不是无法克服一样。教育恰是提高人民智力、战胜贫困的工具。对于贫穷的劳动者来说，接受教育就可以使自己摆脱贫穷的境况。普及教育能够解放人的智力，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贺拉斯·曼始终坚信，一个受过教育的民族，往往是更勤劳、更有生产能力的民族。知识和富裕是相互支持的，犹如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人的智力就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无论是创造财富，还是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来讲，智力开发都是主要条件。只有普及教育，公民才有可能接受训练，成为准备从事所有职业、促进经济发展的人，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并逐步提高生产能力，成为真正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如果缺乏相应知识，公民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这将会给任何部门带来毁灭与灾难，无论是商人、律师，还是医生，都是如此。在贺拉斯·曼看来，教育就是宏大的机器，依靠这种机器，可以把人性中的“原材料”加工成发明家，加工成熟悉生产过程的技术工人和科学种田的农民，加工成法官、学者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贺拉斯·曼把公立学校当成了一个大熔炉，从中锤炼出美国社会所需要的各行各业的人才。所以贺拉斯·曼在《第五份年度报告》中才有这样的论断：“教育不仅是道德的革新者和智力的增殖者，而且也是物质财富最丰产的母体。……它（教育）不仅是积累财富的最正当和最高尚的手段，而且也是最可靠的方法。”^[29]贺拉斯·曼心目中的教育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贺拉斯·曼可以说是“教育投资”的重要提倡者。在会见商人和公司经理们时，他特别强调教育的经济价值，并引证收集来的实际数据，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劳动产品的数量和价值的优劣上进行比较对照，明确指出具有市场价值的教育是一种商品，可以转化成财富和利润。商人们如果投资教育将能够产生更多的金条和银锭，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当时有些领导者忙于抢购廉价的煤矿而置教育于不顾，贺拉斯·曼认为这些领导忽视了最重要的资本。他说：“那种忙于资本与劳动、供于求、利息与地租、贸易的顺差与逆差，而将广泛的智力开发这个因素弃之不顾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价值的，也是惊人的愚蠢。”^[30]麻萨诸塞州虽然物产富饶，但贺拉斯·曼却坚信麻州最丰饶的矿源不在于金银矿藏的储量，而在于人们的智力与才能。在我们今人看来，他的论断实在是真理。

（三）提高公众道德水平

贺拉斯·曼认为，通过普及教育，民众不仅可以获得知识，而且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这样，就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宁，从而谋求社会的和谐。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建立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或伦理规范，这个社会是难以久存的。而充满酗酒、斗殴、盗窃、抢劫、凶杀的无秩序无纪律的社会，则是国家动荡不安而人民遭受苦难的罪恶之乡。美国在由农业国家走向

工业化国家的过渡中，旧的道德观念为新形势所冲击，而新社会还没有形成应有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公众应何去何从，往往会迷失方向，致使社会安宁失去保障。虽然当时仍有法律的绳索、教会的说教、警察的惩戒和监狱的受刑，但收效甚微。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可以从思想上把公众引上正轨，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开办一所学校便可关闭一所监狱。”^[31]就是说学校能化地狱为天堂。尽管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正因如此，贺拉斯·曼非常重视道德教育。虽然他极为重视知识的教育，认为知识可以创造无穷的社会财富，但是“一个人无论知识上有多少成就，都不能保证他道德层面的正直”。^[32]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运用知识，不具备善良的品质，则可能会做出很多恶事。公众不能仅仅智力发达，还必须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坚信通过普及教育，能够培养出智力超群而又具备良好品德的公民。

贺拉斯·曼还极为强调美国是多元社会，人民的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成分等很不相同。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则由于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政治观的不同，会导致国家的涣散甚至分裂，而普及教育能够点燃新生一代互相理解和互敬互助的心头之火。换而言之，普及教育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知识，更能够塑造公众的灵魂，提高公众的道德意识，从而形成“美国化”的精神。在贺拉斯·曼看来，这也正是教育的最高理想和威力。

基于以上多角度的论证，贺拉斯·曼认为，应该使共和国的每一个儿童都受到免费的教育，从4岁至16岁，每年10个月。他大力呼吁州政府要颁布普及教育法令，并尽可能提供条件确保普及教育的实施。同时，他认为，强迫的方法即使有时不得不采取，仍然不是有效的方法。所以，在实现普及教育的问题上，应该首先造成普遍而又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我们应当开导，应当把教育的性质解释给大众听”，^[33]使每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人关心教育，使公众发自内心地拥护它，以便更好地实现普及教育。

二、普及教育的合理性

贺拉斯·曼是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他认为，享受教育是公民的天赋民权，凡是生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民族、不分教派，都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在过去，教育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而现在是民主国家，如果公民享受不到教育上的平等，则是政府的失职。政府必须像保卫各种民权一

样保卫公民的受教育权。他曾大事疾呼：“教育必须是普及的。……对真正的知识的每一点增加，就是对人类力量的增加。当一位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真理的同时，无数的真理却可能在人民之间繁殖。整个大地必须让知识的大河流过。”^[34]

贺拉斯·曼认为，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代人都在民族知识与经验的传播中担任了继往开来的角色，每一个个体都是获取先人的文化成果，然后再传于后代，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义务。另外，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来看，接受教育是每个人生存、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类的天赋决定了他不仅需要接受教育，而且也能够接受教育，无一例外。如果个体不接受教育，他就会变得无知、落后、贫穷。贺拉斯·曼在他创办的《公立学校》杂志上向公众指出：“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如此的高，而不需要一种作为保护者的教育；你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如此的低，而不能接受一种提高智力的教育。”^[35]可以看出，从这里，贺拉斯·曼找到了对自己普及教育信念的支持，这也是他普及教育事业的基点之一。

贺拉斯·曼过去曾是出色的律师，所以他还从法律的角度对普及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在《第十次年度报告》中他曾说：“遵照上帝的律令和一切文明社会的法律，社会有义务保护儿童的自然寿命”，^[36]但是如果社会没有很好地教育儿童，那就等于是“给予一个人以生命，然后又使这个生命遭受无知、贫困和恶习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其他灾难的折磨。”^[37]这些都不是上帝的本意，也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所以，人们既然同意按照上帝的意旨和制定的法律去保护每一个儿童的自然生命，那么也就应该给他们以广泛的教育，以充分保证每一个儿童的成长与幸福。在贺拉斯·曼看来，受教育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教育机会对每一个美国儿童来说是生来就具备的一笔财产，剥夺了儿童的教育权利，无异于剥夺儿童的财富，甚至更为严重。他认为，如果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吝啬，就是对儿童和子孙后代的贪污和掠夺，其罪行不亚于对现代人的掠夺。所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普及教育上不仅要不惜人力和物力，而且还要教导它的民众充分认识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常说：“给我以权力，我要把书本散布在地球上，正如同农夫把麦子撒播在耕过的土地上一样。”^[38]

三、普及教育实现的途径

贺拉斯·曼认为，对普及教育来说，设立公立学校（Common Schools）是最

好的途径。如果没有公立学校，普及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公立学校通过教育与教学，为每个儿童提供一条免费的、正确的和可靠的道路，使他们由愚昧无知的人转变为初步掌握文化知识并且明确自身基本责任的人。公立学校将对所有儿童开放，由州和地方社区负责提供，作为每个儿童天赋权利的一部分。它对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儿童一视同仁，不仅免费，而且提供教学质量较高的教育。它不属于任何教派，但接受任何教派、任何阶级、任何背景的儿童。所有的儿童都可以通过这扇知识之窗，谋求更加辉煌的未来。在 1840 年 12 月 20 日的日记中，贺拉斯·曼以雄辩而夸张的语言写道：“公立学校是这样的一种机构。它使得儿童在参与生活中的竞争之前，能够在知识和道德的范围内得到良好的训练。这种机构是人类的重大发现；我们再重复一遍，公立学校是人类的最大发现。公立学校在其两个主要的典型特性上胜过其他社会组织。首先在于它的广泛性。它慈母般的胸怀宽广无比，足以接纳并珍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孩子；其次在于其给予援助的超前性。它能够及早适时地提供咨询与指导，确保安定，防患于未然。”^[39]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劳伦斯·阿瑟·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对于贺拉斯·曼的公立学校模式曾这样评论：“贺拉斯·曼的公立学校模式，体现了在一个共和国里教育是必需的这一原理。它将是公立的，向所有人开放，由税收资金扶持，即面向富人也同样面向穷人。通过接纳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儿童，……它将激发起一种友好的精神，建立起共同的期望……。”^[40]总之，贺拉斯·曼把公立免费学校看成了实现共和国繁荣昌盛的一个工具，没有公立免费学校就不可能实现普及教育，更无从谈起共和国公民的培养。

第三章 论公立免费学校

一、论公立免费学校的宗旨与目的

贺拉斯·曼坚信教育是立国之本，学校能够为民主政权培养理想的公民，而新的时代、新的国家需要新的教育、新的学校，这种学校应该称之为公立学校（Common Schools）。贺拉斯·曼把公立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做了比较，由于公立学校的广泛性和给予援助的超前性，他认为其他社会机构多是补救或治疗性质的，而公立学校却是预防性的和根除性的，能够化除危害于未然。比如说，医院是医治病痛的，而公立学校则可以使人的体格和道德素养免受不良的侵袭。公立学校的职能就是使每个个体得到身心和品德的良好发展，并且使刑律上所列出的

绝大多数罪行不再出现，社会上常见的邪恶行为大部分消失。同时，儿童是未来的公民和未来公民的父母，惟有他们具备正义、仁慈、诚实等优秀品格，才有民主的保障与胜利。公立学校正是这种能够使儿童在良好的知识和道德范围内受到正规训练的一种机构。

贺拉斯·曼曾呼吁把麻萨诸塞州所有 4 至 16 岁儿童作为公立学校的招收对象，而不论其政治、经济、宗教背景及性别如何。他希望“全社会的儿童能够不论阶级同在一室，并肩而坐，同受奖罚”。^[41] 公立学校必须是免费的，这样才能保证贫困家庭的子女也能够入学。只有所有儿童能够进同一种学校，接受同一种教育，才可以使不同背景的儿童都能够为未来奠定共同的基础，而不至于有所差别和遗漏。如果一个儿童到了入学年龄还没有入学，或者入学后又辍学，那么就应当按照法律指出其父母的失职甚至要给予惩罚。

根据贺拉斯·曼的公民教育主张，公立免费学校的宗旨与目的就是要把全体儿童都培养成美利坚共和国的合格公民。

二、论公立免费学校的特点

（一）公立免费学校的中立性

贺拉斯·曼始终坚持教育的中立性。作为实现普及教育最好途径的公立免费学校同样必须是中立的，不受政治、宗教、性别、种族等外界因素影响，任何政治势力、宗教团体、利益组织甚至舆论，都应靠边站，不可侵入校园。

1. 不受政治影响

贺拉斯·曼曾参观欧洲的学校教育，回国后写成了著名的《第七次年度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多次称赞普鲁士的学校，认为它是欧洲各国学校中的王冠，其教学内容充实，教学方法富有艺术性，学校管理有方，而且师生关系友好和谐，实在是美国学校学习的榜样。结果反对派给他扣政治帽子，说普鲁士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和军国主义政治，如果美国向其学习，就会沦为不讲民主的国家。贺拉斯·曼认为，学习别国好的教育经验应该与其政治制度分开。如果普鲁士能够利用教育以支持其专制政府，美国也肯定可以利用教育来支持并永远巩固共和制度。培养国民的自由精神比培养国民的奴性精神更容易。对于普鲁士的先进教育经验，应该取其精华，择善而从，不能因为其政治落后而否定其教育成就，如

果那样简单地因其一而废其二，则是缺乏明辨的选择。

2. 摆脱宗教束缚

在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宗教问题是斗争最尖锐的问题之一。美国的基督教派别十分复杂，除天主教和新教的分歧外，新教内部又有众多派别。每个教派都力图把学校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学校中传授本教派的教义，遵行本教派的仪式，讲解本教派的教义问答，把学生培养成本教派的信徒。这样必将会破坏 1791 年联邦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给公立学校运动制造无穷的麻烦与阻力，阻挠教育的普及，而且会加剧由教派冲突所产生的社会冲突。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免费学校应是不受任何教派浸染的净土，更不应介入教义教派的纷争之中。“任何一个教派都不能利用它为了自保的目的建立起来的学校制度，去取得压倒其他教派的特权”。^[42]公立免费学校中只能开设所有儿童共同需要的、符合共同目的的课程。宗教的教学只能以没有教派注解的《圣经》作为教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使学校摆脱教会控制的道路上走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涉及到人们的教育思想意识，更涉及到人们的现实利益，因而遇到重重阻力。阻力主要来自于不甘放弃教育领导地位的教会人士、办理私立学校者，还有一些不愿改革而抱残守缺的教育工作者等。他们攻击贺拉斯·曼所推行的公立免费学校是反基督教的，他是冲淡人们对于上帝笃信的无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他所创办的学校也被称作是不信上帝的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条触犯众怒的罪状，足以使一个人身败名裂。贺拉斯·曼写了很多文章、书信与小册子，从国家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反复申明他不反对基督教，但坚决反对任何教派对公立学校的控制，反对教派教育，从而捍卫了信教自由原则，保护了公立学校运动的成果。他被认为是在教育上“调和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第一人”。^[43]

首先，贺拉斯·曼认为造就信仰自由的公民应该先让其学会理性判断，而不是灌输教派的教条，因为唯有出自理性的选择与分辨，才能养成对于上帝的真正崇信和依从，否则只会陷于迷妄和盲从。如果公立免费学校仍然作为宗教教派或政治派别的工具，在“今天是一个教派占优势，明天又是另一个教派占优势”和“进学区学校的儿童受一种教育、从学区学校进到中学又受另一种教育”^[44]等情况下，就会“致使狂热的宗派精神肆虐，一切对天国的冥想都被世俗的感情毒化了”，^[45]甚至“直到最后，在我们经受了若干世纪的争斗与磨难之后，又回到

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火刑和拉裂肢体的刑架”。^[46]

其次，针对当时私立学校的情况，贺拉斯·曼在《第一次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态度，有仿照英国分国教与异端两派的趋向，每派有自己的规章，各设学校，教育儿童从小就学习争论，以致把和平所在的福音变成社交死斗的战场。”^[47]这样的私立学校把学生当作教派或者政党斗争的工具，培养出来的只是擅长争辩、敌视他派的斗士，而不是民主共和国的合格公民。

3. 男女生兼容

贺拉斯·曼认为，教育机会的均等，不能因性别而有所差异。学校既然是公立的，则女生也有权利入学。他在做安蒂奥克学院院长时，就把学院办成了一所男女同校的高等学府，这实在是开了美国女生入大学的先例。贺拉斯·曼认为，既然早在伊甸园中，上帝选中了亚当和夏娃，那么男女两性就应该同是上帝的子民。但后来在基督教国家里，对男女的教育却有了差别，甚至剥夺了女子受教育的机会，这显然不是上帝的本意，而是大男子沙文主义在作祟。而且，男女在一起上学读书，有相互激励的作用。“男女两性各自发挥有利的影响，在智力上彼此共勉，在道德上共同节制。”^[48]这样，更能培养出男性彬彬有礼的绅士风范和女性温柔体贴的风度仪态。但是贺拉斯·曼却反对男女双方的竞争，担心这会产生嫉妒、仇视和焦虑等不良后果。他还认为，女性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后，最好的职业选择就是教师。因为女性细心、温柔、更富有耐心，这些都是良师的必备条件。在安蒂奥克学院，贺拉斯·曼就聘请了两位女教师，赞扬她们“优雅端庄的面容，在教学中注入了美的气息，犹如花朵散发出芬芳一般。”^[49]

4. 黑人与白人同校

美国建国之后，黑奴问题，尤其是南方庄园主的蓄奴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当时黑奴在美国南部各州遭受着非人的待遇，与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条款大相径庭。贺拉斯·曼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南方蓄奴制度，主张解放黑奴，让他们与白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以身作则，力排众议，收容了一位黑人女学生（Miss Chloe Lee），不仅在学校就读，而且在自己家中吃住。尽管一些捐款建校的白人家长以撤资相威胁，不愿自己的子女与黑人同校，但贺拉斯·曼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夫人玛丽·皮博迪女士也和他一样认为肤色的白与黑与道德的善与恶无关，黑人同样具有美好善良的品质。

(二) 公立免费学校的公共性

1. 公共管理

贺拉斯·曼认为，对公立免费学校来说，公共管理是一个中心问题。公立免费学校要真正做到不为宗教或政治派别所控制，就必须由公众共同管理与支持。

在教育管理的行政组织上，贺拉斯·曼认为首先应当建立州教育委员会作为全州公立学校的最高管理机关，他本人就是这种教育领导体制最初的探索者和实验者。而且，他认为这是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的第一个伟大的行动。其次是在市镇也应设有教育委员会。在此之前，通常是由学区对学校进行管理的。早在 1789 年，麻萨诸塞州就率先确立了学区的法律地位，赋予它以学校设置、聘任教师、选用教材、监督学校等权利，而且在 19 世纪中期学区制已经在美国被普遍采用。但学区制在实行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于各学区之间因教育经费不均等原因造成的教育质量低劣。贺拉斯·曼等人对此弊端进行了抨击，认为市镇的教育委员会在管理上更为有效。为了便于管理，他主张州和市镇都应建立完整的视导制度。视导人员应当是专职且有报酬的，他们的权利包括了解情况、分配有关资金，另外还扩展到审定教科书，对教师进行把关等方面，并且这一切都应当由法律规定下来。

在学校的内部管理方面，贺拉斯·曼不主张仅仅由专门的教育工作者主持学校，而主张授予公众参政的权利，通过政府的立法机关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由公众选举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学校委员会来实行基本的管理。学校委员会中不仅应当有教师，更应当有当地立法机关的代表和校外人士的代表。这些委员应当定期访问学校、检查教师的教学情况以及审定儿童所要学习和阅读的书籍。总之，贺拉斯·曼认为，由支持学校的人去管理学校，这既合情合理，又有利于调动公众支持公立学校的积极性。

2. 公众支持

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免费学校由公众共同管理与支持，为全体公众服务，那么它就应当是以公共教育税收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学校。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美国大多数的州主要依靠捐款兴办学校。公立学校的财政来源由学生的学费、捐款、学校的土地收入来维持，还没有征收办学税。现在，要建立普及的公立免费

学校，不能没有新的经费来源。以贺拉斯·曼为首的普及初等教育的拥护者极力主张由公众资助公立免费学校，即以公共教育税收作为公立免费学校的主要财政来源。因为需要公众慷慨解囊并非易事，贺拉斯·曼奔走呼号，作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对于那些以种种借口拒绝缴纳公共教育税的公众，贺拉斯·曼首先向他们反复阐述公立免费学校的巨大意义。他强调公众缴纳公共教育税兴办公立免费学校是立国之本。如果广大民众愚昧无知，就会扰乱社会秩序，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都将受到严重威胁。如果民众积极纳税兴学，则可以既能够掌握科学知识，又能够在道德修养上有所提高，既维护社会安宁，又会创造源源不尽的财富。他的名言：“开办一所学校便可关闭一所监狱”和“投资教育能够产生更多金条和银锭”，^[50]都成为家喻户晓的谚语。这些扣人心弦的字句起了很大的宣传和动员作用。

贺拉斯·曼还指出，公众之所以拒绝缴纳公共教育税，是“根源于人们所抱有的错误观念：对财产权的本能的尊重”。^[51]贺拉斯·曼对个人财富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事实上任何人对自己的财产并不具有不可取消的绝对的所有权。个人的财富，不是单靠个人的努力便可获得并任意处置的。首先，个人财富应该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如阳光的普照、土地的肥沃、雨露的滋润等，这些因着造物主的恩赐而获得的财富，自然应该反过来回报自然和社会。其次，古人智慧的积累、机器的发明与使用、交通的便利等，都是个人财富积累的前提条件。所以，财富必须返还并造福于社会及后人。这些理由充分说明缴纳公共教育税建立公立免费学校是天经地义的，绝对不是对于个人财产权的侵犯。

另外，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法律规定保护每一个儿童的自然生命，但如果社会不能将它所拥有的财产拨出并使用一部分，这种自然生命就不能受到保护，接受教育更无从谈起，那么上述的法律规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或者即使保住了自然生命但却得不到因受教育所带来的幸福，那就只会增加这些儿童的痛苦。

基于以上理由，政府为教育子孙后代而向公众征收公共教育税用于建立公立免费学校，是合乎情理又合乎法律的。

三、论公立免费学校的建设与改善

在贺拉斯·曼所处的时代，虽然麻萨诸塞州确实已经存在一些公立学校，但并不是免费的，数量很少，而且大部分得不到公众的支持，状况极差。校舍建筑

既狭小又破旧，光线暗淡，夏天太热冬天又太冷，而且屋顶漏水，有的甚至没有黑板，更没有图书馆；针对儿童编写的书籍少之又少，而且内容贫乏、粗劣。所以相当一部分家长不愿送孩子去公立学校就读。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公立免费学校得以广泛建立并巩固发展下去，必须认真改善公立免费学校各方面的条件，提高办学水平。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的教育应当有如此的程度，使富家子弟不因为私立学校办得好而不来”。^[52]为了这一目标，从担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时起，贺拉斯·曼就不断论及公立免费学校的建设与改善问题，对学校的物质基础条件和教育、教学方面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工作，终于使得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免费学校获得了极大的改观，公众积极让子女前来就读。

（一）物质基础条件的改善

1. 校舍

贺拉斯·曼强调指出，校舍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也关系到儿童的身心健康，意义重大，公立免费学校应该不断地改进校舍。校舍必须能够为学生提供清洁而又舒适的学习环境。他到各个市镇视导时，经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校舍是否方便与舒适。在《第一次年度报告》的附录里，贺拉斯·曼详细论述了公立免费学校的通风和取暖、教室的大小、课桌和座椅的合适种类、校舍及操场的位置、房间的窗户和灯光等问题。例如，他谈到在一些公立学校的校舍里，与课桌相配的每一个座椅仅是一根竖在地上的木桩，没有靠背，其中有一些非常之高，结果儿童坐上去脚都不能碰到地板。可以说只有强迫与压制，才能使一个活泼的孩子安稳地坐在这样的座位上^[53]。针对这种恶劣的条件，贺拉斯·曼强烈指出：“我们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这个问题竟是如此少地受到注意，然而它是极其重要的。”^[54]在贺拉斯·曼看来，拥有好的校舍是公立免费学校必备条件之一。为此，他主张要扩大学区，或者由相邻的学区合办学校，这样就避免了资金上的过度分散。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通报学校校舍的恶劣情况，向公众募集捐款，多次向州政府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等。在多方努力之下，各个学区改造了大量旧房屋，修建了很多新校舍，公立免费学校的建筑不断改观。

2. 图书馆

贺拉斯·曼认为，对每一所公立免费学校来说，建立一所图书馆，并添置适

宜于儿童阅读的好的图书，是非常必要的。贺拉斯·曼的父亲生前是富兰克林镇公共图书馆的司库，他的大部分早期教育都来自于在那所公共图书馆的刻苦阅读。由于自己深深受益于图书馆，所以他很看重图书馆的重大价值。在他看来，学校的图书馆是使儿童对他们的学习感兴趣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辅助者。“公立学校图书馆的好处是一个近代的新发现。……好的书籍对年轻人的心理的作用，犹如温暖的太阳和清新的春雨对在冬天的森林里埋着的种子的作用一样。”^[55]他希望图书馆和公立免费学校一样，能够在每一个地方，甚至最为偏僻的乡村建立。每个孩子都能够进入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阅读各个方面的书籍，不断增进自己的知识。贺拉斯·曼说，如果能够如此的话，则“一个新的天空将覆盖在他们的头上，一个新的地球将延伸在他们的脚下”。^[56]

他还认为，州的每一个学区都应该建立一所免费的流通图书馆，它将对学区内的所有儿童开放，离儿童的住宅区约步行半小时的距离。他把这个想法看作是普及的公立学校教育的继续和补充。贺拉斯·曼本人还曾亲自对公立免费学校图书馆的书籍进行审定。他在《第三份年度报告》中曾经指出：“不阅读书籍，就不能体会到阅读的益处；但是阅读坏的书籍，其结果比无知还要坏……”。^[57]儿童需要的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书籍。

3. 设备

贺拉斯·曼曾这样说过：“实际上，在任何的州和国家里，我都没有看到一所好的学校的教室里没有一块黑板的，也没有看到哪一位成功的教师不是经常使用它的。”^[58]在他看来，黑板对教室来说是最为普遍和必要的。此外，他还认为，所有的儿童在入学之后，教师都应该为他们提供书写必备的石板和笔，以练习书写字母与绘画等。学校应该不断地添置这些设备。

（二）教育、教学方面的改进

1. 教学内容

建国后的初等学校仍然承袭殖民地时期的传统，以读、写为主要学科。虽然一些学校开设了算术，但并不普遍，教学内容总的说来比较贫乏粗劣。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社会对每个公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必须为工厂输送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才才能满足社会需要。贺拉斯·曼为公立免费学校制定了

各种实用课程，如阅读、书写、算术、英语文法、历史、地理以及人体生理学、公民道德、宗教常识等。概括起来，他认为公立免费学校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工作：

(1) 道德教育。贺拉斯·曼认为，道德教育是社会存在的根本需要。普及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品质。公立免费学校应该重视道德教育，向儿童灌输正确的道德观念。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道德教育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非法律约束所能及。法律只能够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却不能产生道德的行为，即便是死刑，作用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即便一个人知识储量非常丰富，也不能确保他道德层面的正直。知识可以使人行善，也可以使人作恶。而只有道德教育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道德教育可以使人分辨善恶，与人为善，从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贺拉斯·曼更坚信，公立免费学校的道德教育对儿童品德的早期培养具有决定意义。道德培养要从小抓起，及早注意，并且要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规律去培养。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就被引上正路，那他成年以后一般也不会偏离它。作为公立免费学校的教师，应该了解儿童的心理特点，抓住有利时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

(2) 智育。贺拉斯·曼认为，智育是创造财富的首要条件，智育可以消除贫困，富国强民。如果智力开发先行，则不可估量的无数价值会滚滚而来。通过接受教育，穷人将获得实际经验，获得智慧，从而改变生存状态。而且，通过公立免费学校的智育培养有知识、有才能的公民，还能创造或开发新的财源，即过去任何人都不曾拥有甚至不曾梦想的财源。具体到学科层面，贺拉斯·曼认为文字的学习是获取知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思想观念不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则对公众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学会了文字，就可以参与到前人的思想领域当中，了解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还可以习得新的知识。贺拉斯·曼还很注重音乐的学习。他认为音乐对健康大有裨益，它可以增加肺活量，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而且，音符都是讲究频率与比例的，与数学有关，所以音乐与智育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此外，音乐还可以陶冶性情。在公立免费学校，贺拉斯·曼认为应该开设语文、人体生理学、地理学、音乐等实用科目，但不主张学科内容设计过深。

在学习方法上，贺拉斯·曼认为，儿童应该主动地向外攫取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要通过内在的有意识的努力，将知识“内化”，溶于心灵之中。

心灵的发展不是单靠外在的积聚，而是靠心灵自身的成长。贺拉斯·曼这种思想与欧洲一些著名教育家如卢梭、裴斯泰洛奇的内发论极其相似。

(3) 体育。贺拉斯·曼认为，无论是对个体自身，还是对整个社会，健康的体魄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幸福与否，而且还与社会财富有关。因为个体身体的衰弱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损害，所以共和国的合格公民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在人类现世昌盛中，健康和体力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59]不仅如此，体育锻炼还可以磨炼学生的意志，培养其耐心与毅力，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打下基础。为此，公立免费学校必须重视体育，必须要对儿童普及人体生理学的知识和健身常识，使儿童不仅要了解这个方面的知识，还要养成健康卫生的习惯。他甚至还认为不精通生理学主要原理的教师是不称职的教师。另外，还要开展各项运动竞赛。

(4) 政治教育。贺拉斯·曼认为，要让儿童将来获得作为一个自由公民的资格，成为合格的共和国公民，还必须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他所说的“政治教育”，就是关于政治知识和政治基本观念的教育。通过政治教育，可以对儿童传授最需要、最基本的社会知识，如关于立法、选举等知识，使他们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了解政府的性质和职能、了解宪法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便将来更有效地参与社会活动，懂得用投票而不是用暴力解决社会冲突，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公民没有这些基本的政治常识，共和国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之中，甚至沦为疯人院。因此，他认为在公立免费学校中，应该开设美国宪法、美国历史以及本州宪法和本州历史的课程。

(5) 宗教教育。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是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贺拉斯·曼认为：“宗教和知识是同一个光荣的永恒真理的两个特征，”^[60]可见贺拉斯·曼也极为重视宗教。但他同时也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或其父母所决定的事情，政府乃至教会均无权干涉、压制或强迫。他最担心教派之间的纷争进入学校这片净土，使儿童在智力及理性还未成熟之前就接受任何教派的宗教信仰，他认为这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是极其有害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毁灭学校。贺拉斯·曼当初在阐述公立免费学校的特点时就明确指出公立免费学校不受政治、宗教等外界因素的干预。但这并不说明贺拉斯·曼不主张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他从培养共和国公民的需要出发，主张公共教育机构不应以某一特定教派的教义

作为宗教教育的唯一内容，而应该学习基督徒各个教派所共有的对上帝和对人类的美德与责任，如：虔诚、正义、尊重真理、热爱祖国、爱人类、仁慈、庄重、勤勉、节俭、贞洁、节制、戒酒、以及美化人类社会的其他美德。《圣经》作为陶冶品德与性情的书籍，儿童应该阅读，但不能加注存在任何教派倾向的诠释，教师也不能加以评论。贺拉斯·曼指出，这种宗教教育“不是为了让儿童在懂事之后参加这个或那个教派而传授教义给他们，而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与领悟，进而判断自己的宗教义务是什么，向何处发展”。^[61]他希望通过这种广义的宗教教育，给儿童提供判别是非的共同标准，培养未来公民的理智与良知，团结在同一个上帝周围。

可以看出，贺拉斯·曼在学校与教会的分离上采取的是调和的态度，他肯定了宗教教育在公立免费学校中的地位，但在使公立学校摆脱教会控制上无疑走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为了落实上述教育内容，贺拉斯·曼呼吁对公立免费学校的教材进行统一审定。因为当时学生使用的课本五花八门，有些学校甚至同一教室中学生的课本也不相同。这种良莠不齐的状况使得教师无法正常上课，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后来经过贺拉斯·曼各种形式的宣传与不懈努力，各市镇教育委员会开始统一选用教材，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

2. 教育、教学方法

当时的美国学校中，任教的教士和教师绝大多数都是清教徒，都是加尔文原罪论的信奉者，他们确认人的天性是邪恶的，必须尽量压抑惩治，遏制其发展。所以，校园内，训斥、体罚学生的现象极为普遍。贺拉斯·曼对此做法极为反感。他曾反问：“曾有一个到美国学校参观六周之久的外邦人士不曾听见过教师对学生的忿怒斥责声，没有看见过教师对于学生实行拳击，甚至在孩子头上打耳光的吗？”^[62]他还曾揭露被称作“文明的园地”的波士顿文法学校惯用牛皮鞭子体罚学生，尽管如此打罚，教学质量仍然极其低劣。他本人认为，体罚并不能拯救儿童的心灵，而且暴力常常导致暴力。一个人如果学生时代惯于接受暴力，他长大后也必然崇尚暴力，所以他坚决主张废除硬性管压及体罚。

贺拉斯·曼于 1843 年赴欧洲考察教育，盛赞普鲁士的教师教学方法富有艺术性，教学成绩优异。他本人还曾经悉心钻研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奇的著作，

对他的品格、热爱儿童并尊重儿童的进步教育原则和方法，都极为推崇。在《第七次年度报告》中，他将欧洲之行在普鲁士参观的裴斯泰洛奇式的教学态度与方法作了详细介绍，积极主张在公立免费学校大力推行裴斯泰洛奇的教学经验。教师应该有责任感，关注儿童的天性，把儿童看作富有个性的教育对象，要耐心引导，循循善诱，以爱和真诚感染儿童。

另外，贺拉斯·曼很推崇裴斯泰洛奇的直观性教学方法，赞成用实物教学和口头教学。他认为如果在广义上应用直观性，就可以使儿童对各种事物和对象获得感性认识，就能更好地发展语言和思维，教学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在语言的学习上，贺拉斯·曼不再主张使用裴斯泰洛奇那种以单音字母为单位的方式，他觉得这种方式枯燥无味，很容易导致儿童对语言的学习失去兴趣。他主张一开始就学习整个字或句子，并以趣味十足、富有启发意义的教材作为儿童的阅读材料，以此来激发儿童潜在的强烈求知欲。这种方法相对来讲更为自然有效。

3. 分班编制

美国教育长期由地方负责，自由发展。有自从殖民地时期就保留下来的各式旧学校，也有独立后兴办的各类新学校，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体系。美国小学是不分班级的，通常是集长幼不同的儿童于一堂，年龄的悬殊势必会带来教学的不便，影响教学质量。贺拉斯·曼早就计划改革目前这种局面，1843年的欧洲之行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在次年发表的《第七次年度报告》中，他多次宣扬普鲁士小学实行分班教学的优越性，后来在国会他也多次提议实行分班教学。而当时，美国的各大城市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招收大量学生，开始普遍增建校舍和增聘教师，于是开始按照学生年龄来分班。实行分班之后，教育、教学质量都得到了提高，而且也为小学修业年限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第十二次年度报告》里，贺拉斯·曼满怀激情地写道：“我曾在12年中为它贡献了我的财力、我的精力、我的健康，无疑，若不是由于健康原因，在我有生之年可能要再为那个制度服务12年……”^[63]贺拉斯·曼把公立免费学校看作是一切文明力量中最有效和最持久的力量，并为公立免费学校的建设、发展与完善作出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斗争与努力。在其他社会人士和教育家的帮助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下，贺拉斯·曼领导的公立学校运动在美国取得了初步的但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公共教育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使美国的初等教育往前迈出了

一大步。运动不仅使初等学校面貌一新，而且，麻萨诸塞州、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州的公立学校系统，不但包括小学，还逐步扩大范围，中学也开始成为公立的了。甚至一些州，如密执安州和威斯康辛州，更把州立大学列为公立学校系统的顶层。不过，在公立学校运动兴起之后，就全国而言，发展很不一致。新英格兰各州在公立学校运动之后公立学校大增。中西部各州公立学校大量出现，适龄儿童绝大多数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南部除北卡罗来纳州以外，则相对落后。考虑到美国独特的国情，教育一直是地方分权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公立学校运动力图摆脱欧洲教育双轨制的传统，把公共教育作为美国教育的基本模式，希望建立起公立小学——公立中学——州立大学的单轨教育阶梯，体现了美国教育的特色。对于公立免费学校这种独特的具有美国个性的教育制度，波兰进步思想家德格鲁斯基（Adam G De Gurowski）在所著的《欧洲与美洲》中赞扬道：“美国的未来和美国社会的富有都以公共学校为基础，这种基础是比其他任何基础更有力量的。公立学校是真正的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民的精神、意志以及性格的最高尚和最光辉的表现形式。……在欧洲，有华贵文雅的阶级，学术也很发达，但个性却没有充分发展。但自由社会的美国在受到刺激之后，以新英格兰的麻萨诸塞州为领导，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教育运动，因而只有美国人拥有理智的和受到良好教育的广大民众。”^[64]更有一些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评价此次运动的历史意义可以与历史上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相媲美。足见此次运动成绩之巨大，影响之深远。

第四章 论教师与师资培训

一、论教师

（一）论教师的重要性

贺拉斯·曼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依靠教育来改造社会。他把普及教育和办好公立免费学校看作是共和国继续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教育就是共和国进步车轮的主轴与中心，所以共和国的希望在教育。而教师，作为学校的主持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对于共和国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贺拉斯·曼曾在演讲中多次引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家维克特·卡森（Victor Cousin）的名言：“有其师，必有其校。”^[65]即有什么样的教师，便会有什么样的学校。好的教学，只有通过

好的教师才能进行。教师的优劣决定了学校的好坏。一个好的教师甚至能够把教育工作从完全的失败中挽救过来。作为普及教育最好途径的公立免费学校要想提高办学水平，培养出合格的共和国公民，必须依靠优秀教师。在 1848 年贺拉斯·曼被说服辞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职务，作为麻萨诸塞州的代表接替亚当斯在众议院的职务时，他还在《第十二份年度报告》中着力指出教师的重要性。他比喻说，没有优秀教师而培养优秀学生，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是缘木求鱼。^[66]没有优秀教师，一切希望都会落空。教师作用如此之大，必须引起每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公民的关注。

他还指出，女性比男性更适宜于担任教师。因为“女性有更强烈的母性本能，女性对儿童有着天然的爱，而且她们的性情更为温柔，更有耐心。”^[67]这种种优点都使得她们在管理儿童时温柔而不失严厉，在为儿童订立目标时满含期望而不是恐吓，她们更善于鼓励儿童而不是强迫与压制。所以无论是女性的性格，还是她们的态度，都更适合于学校教育工作，自然地成为儿童的教育者。由于贺拉斯·曼的大力呼吁，公立学校开始普遍聘用女教师。

（二）论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贺拉斯·曼曾经在《第一次年度报告》中描述过他理想的教师形象：“优秀教师在语言方面应该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在发音和声调方面应是正确而有吸引力的；在举止方面应该是文雅而优美的；在谈话题目方面应是振奋人心而富有教益的；他们的心灵永远是慈祥的；他们在可能进入的圈子里都能散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这样的人将是每一所公立免费学校所需要的。”^[68]在贺拉斯·曼看来，教师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而且教师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为崇高的。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还应深谙教学的艺术，能够为儿童所接受并信任，成为儿童喜欢的对象，这样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真正做到夸美纽斯所说的“教师之口乃是智慧的喷泉”。教师必须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1. 美好的品德与修养

美好的品德与修养是教师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教师要成为美德的榜样。在《第一次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曾经详细讨论并列举过教师的品质，例如，有责任心、关心和热爱儿童、虔诚公正、尊重真理、爱国、仁慈善良、庄重、勤勉、节制等。他认为这些都是以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所必需的品质。在

教育和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态度更胜于父母，因为这种态度有父母的温馨和警觉性而没有父母的感情容易导致的不明智的溺爱和纵容”。^[69]如果儿童胆小羞怯，教师应该支持鼓励，帮助儿童建立自信。如果儿童行为上出现了什么问题，教师不应该责骂、奚落或嘲笑，而是积极分析问题所在。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行为与道德，为儿童做出好的榜样。另外，教师还必须有一种奉献精神，愿意把自己的全部时间与精力都献给儿童，献给教育事业。

2. 丰富的知识

贺拉斯·曼一向认为，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知识。作为教师，如果知识储备不丰富，则有愧于教师这个职业。教师一定要精通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即使不能精通，至少对所教内容要非常熟悉，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做到敏捷果断、前后连贯、随机应变、游刃有余。在课堂上，教师不能只是手拿教科书或参考资料照本宣科，也不能只要求学生背诵记忆，而是站在学生角度与学生共同学习教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既要能使全体儿童的思想处于活跃状态，又能使问题的难易程度适合他们的能力。教师还应该多阅读有权威性的教育著作和教育期刊，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3. 有效的教学方法

贺拉斯·曼认为，获得知识和传授知识是两回事。一位教师即使学识渊博，但由于不懂教学方法，或者教学方法不当，他仍然不能教出好的学生。一位优秀教师肯定是掌握了有效的教学方法，深谙教学之道的。在传授知识时，好的教师应该根据他所教儿童的特点合理安排教材内容，既照顾到全班大多数儿童，又要实施个别化教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能够随机应变，不拘泥于已定程序。而且，教师绝不能做一味灌输和注入知识的填鸭者，而要善于启发诱导学生。只有懂得如何去教，才能在课堂上吸引儿童的注意力，提高课堂效率。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讲课方式上，贺拉斯·曼建议美国公立免费学校的教师们应该向普鲁士的教师学习。在《第七次年度报告》中，他曾详细描述了普鲁士学校中一个班级的上课情形：“我走进了一个大约有 60 个 6 岁左右的孩子的教室。孩子们刚刚坐好，所有人都微笑着，期待着。他们入学才仅仅几个星期，但早已产生了对学习的热爱。教师站在学生面前，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引起了整个课堂一阵轻轻的笑声并

卓有成效地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稍后，他做了个手势要大家安静下来，课堂里就鸦雀无声了。然后，他说了仅有一个句子的恳求，对他们要求说，既然他们来到一起学习，他们就可能成为优秀的勤奋的学生。后来，他对他们说起美好的天气，问他们关于季节、关于各个季节中正在结果实的各种果树，他们知道些什么，询问他们树木在做房子、家具时的用途，等等。他常说些使全班活跃起来的逗趣的话，但从未有引起任何秩序混乱的征兆。在他进行约 20 分钟亲切的谈话时，教师的态度一点没有轻薄或不庄重的表现。那种态度既有尊严又幽默，他时而引起儿童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这笑声较之流泪更有利于使儿童的心理处于善于接受的状态。”^[70]贺拉斯·曼极为赞赏这种教学方法。

4. 工作热情

贺拉斯·曼认为，教师只有充满热情，才能与班上的儿童融为一体，对他们进行激励和鼓舞，给天性不太活跃的儿童注入活力，给信心不足的儿童鼓励打气，给学习好的儿童提出新的目标，又能使学习相对差一些的学生充满信心。如果教师做到这些，教师的这种热情就能点燃学生的热情。这样的教师的手下就不会再有无所事事的、恶作剧的学生了，棍棒也就无用武之地，大家只朝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

二、论师资培训

(一) 师资培训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1. 师资培训的重要性

贺拉斯·曼深刻地认识到公共教育制度任何有意义的改进，以及民族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首先依赖于师资培训，依赖于师范学校。

贺拉斯·曼赴欧洲进行教育参观之后，开始在各种场合向公众讲述普鲁士的教师培训制度以及麻萨诸塞州引进这种制度的必要性，主张建立州立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他认为：“整个普鲁士都建立在‘有其师，必有其校’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大力培养教师。”^[71]他曾在很多场合多次强调，不进行师资培训，没有好的教师，公立免费学校就将失去它们自身的力量和恢复活力的能力，就会变成慈善学校。这样一来，公立免费学校就会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逐渐消亡。师资培训甚至比图书馆的建立更为重要。在 1846 年布里奇沃特师范学校的新校舍落成时，

贺拉斯·曼在献词中说道：“我相信师资培训是推动我们民族前进的一种新手段。如果没有师资培训，那么尖端的技术、自由投票选举等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达到任何有益的目的。因为假如允许教师的品德与水平降低，公立免费学校就会变成赤贫学校，赤贫学校就会造就赤贫的灵魂。而无知的投票者就会成为受贿的人，并且通过共和政体的招牌和中介，形成一种放荡之徒的寡头统治，一些无耻之徒就会统治国家……。一定要让知识通过优良的学校作媒介，而传播到人们之中去。由此可见，师资培训之重要，宛如弹簧一样，在其中蕴藏着一股活力，它一旦舒张开来，就会推动各项事业全面进步。”^[72]

在《第十二份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重申了自己对于师资培训的看法：“公立免费学校的繁荣在于师资培训。必须要补充足够的有能力的教师。如果没有好的教师，正如我们希望穿衣服但没有裁缝，希望戴帽子但没有制帽子的工人，希望戴手表但没有制造钟表的工人，希望住房子但没有木工和泥瓦工一样。”^[73]

2. 师资培训的迫切性

殖民地时期，人们一般认为教育是个人私事，无关紧要，对教育基本不重视。美国初等学校的教师来源主要是神职人员、契约奴和无业游民，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一般来说十分低劣。建国后，初等学校的教师仍然是专业水平低、工作报酬低、社会地位低，和殖民地时期相比并无太大改观。

当时公立学校的教师，一部分来自文实学校。本杰明·富兰克林于 1751 年在费城首创文实中学。进入 19 世纪，文实学校得以蓬勃发展。文实学校是私立收费的学校，也接受地方政府的资助，兼顾古典教育与实用教育，但其中所设置的师范课程很少，根本不是专业性的师资培训机构，而且其毕业生也并不都希望自己去担任教师职务。当时教师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导生制学校。导生制学校是一种慈善学校，通常先由教师培养年长的学生，再由年长学生去教导其他学生。由于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这种办法能够通过少量教师而教会大量学生，因而在 19 世纪初期的美国十分盛行。但导生制也有极大的缺点，主要是年长的学生毕竟水平太有限，不能胜任高水平的教学工作，只能解决最基本的识字问题，充其量相当于现在的扫盲班。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可做的人也会去做教师。奈特(E. W. Knight)在《美国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中例举 1843 年弗吉尼亚州报载，“许多教师是‘无能之辈’，有的酗酒，有的懒

惰，极大多数都不懂得教学艺术而成为儿童的‘恐怖暴君’。他们之所以担任教师是由于没有别种行业雇用他们”，“强有力者和有技术、有技巧的人是不屑于做教师的”。^[74]

当时教师所得报酬也是极低的，而且常常得不到现款，通常轮流到学生家中吃饭以抵作薪金。因此，很多教师缺乏责任感，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经常外出做工以维持生计。虽名为教师，教学却成了附带的职业，只是应付而已。贺拉斯·曼曾揭露当时的情况说：“有些教员只会教他们自己学过的书，把固有的书代代相传永不改变”，“在教学方法上，只有他学习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一遇到困难的情形，简直没有办法，是再愚蠢没有的了”。^[75]可见当时培养优秀师资队伍已经迫在眉睫。

（二）师资培训机构

面对亟待改善的师资状况，贺拉斯·曼认为要培养良好师资，希望只能寄托于建立公共的州立师范学校。他积极向州立法机关提议，而热心公共教育的詹姆斯·卡特（James G Carter）也于1835年入选了州立法机关，表示大力支持。州长也对兴办州立师范学校表示赞成。一位波士顿工业家，也是当初极力推荐贺拉斯·曼做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埃德蒙·德怀特（Edmund Dwight）慷慨捐资一万美元，条件是州政府也必须拨出同样数目的款共同用于公立免费学校的师资培训。多方努力之下，1839年7月3日，美国第一所州立师范学校终于在麻萨诸塞州的列克星顿（Lexington）开办。但一所师范学校是远远不能胜任培养社会所需教师的。1839年9月，麻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又在巴雷（Barre）开办了第二所师范学校。1840年又在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开办了第三所师范学校。

第一批州立师范学校的建立，拉开了美国师范教育大发展的帷幕。随后，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密歇根州等，都相继创办了州立师范学校。一些较大的城市也不落后，圣路易市（St. Louis）于1857年设置了市立的师范学校。到1860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共有州立师范学校12所，市立师范学校1所，私立师范学校6所。^[76]到了1900年，所有的州都开办了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几乎承担了全部初等学校教师的培训。在美国教育的成长过程当中，师范学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 论州立师范学校的入学

在入学之初，以贺拉斯·曼为主的州教育委员会就规定：“作为入学的先决条件，投考者必须明确声明他们的目的是成为合格的教师。假如他们愿成为州立学校的教师，或者愿意并有理由在本州办学校，那么，他们的学费可免缴。投考者必须身体健康，入学年龄为男生 17 岁，女生 16 岁。”^[77]此外，学生还必须参加发音、阅读、写作、地理、算术等考试，以证明他们在这些方面有着良好的造诣。同时，还要求“他们必须提供他们具有良好的智力、高尚的品德与信念的令人满意的证据”。^[78]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一般最低为一年，可以延长为两年。在师范学校开办之初，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种种挫折，是几经斗争才取得胜利的。列克星顿师范学校最初只有一名教师，三个学生。第一学期结束时也只有十二个学生，第一学年结束时有了二十五个学生，^[79]这主要和公众的偏见有关。首先，一些公众认为师范学校是普鲁士的舶来品，普鲁士之所以开办这种学校，是为了向国民灌输国家所许可的思想意识，以一定的模型来局限儿童的发展。一旦美国采用这种形式，就会染上军国主义色彩，摧残教学自由，断送民主精神。还有一些教师认为开设师范学校是对他们的讽刺，一些水平低下的教师甚至认为自己的职位受到了威胁，纷纷反对。不仅如此，一些文实学校也发出了反对师范学校的议论，把师范学校看成了自己的竞争者或假想敌。更为严重的是，麻萨诸塞州的立法机关也于 1840 年建议取消师范学校。重重压力之下，以贺拉斯·曼为首的教育改革者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终于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2. 论州立师范学校的教学

贺拉斯·曼曾经在《第十二次年度报告》中指出：“教学在所有艺术中是最困难的，在所有科学中是最深奥的。”^[80]优秀教师必须要通过一种仔细设计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师范学校的课程主要就是训练未来的教师能够有效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为此，师范学校不仅要使师范生很好地了解他们以后所要教的科目，还要对师范生进行教学方法的训练，因此各师范学校还附设了模范学校或实验学校，供学生教学实习。在《第十次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详细介绍了师范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具体来讲，首先要学习的课程，是法律规定本地区的学校所要教的课程：阅读、书写、写作、语法、地理和算术。当把这些最基本的课程掌握之后，要继续开设程度更高的课程。对于那些愿意继续留校学习的学生和全体学校工作人员，通常安排以下课程：书写、阅读、语法、作文、修辞、逻辑、算

术、代数、几何、地理、历史、生理、物理、音乐、簿记、航海、测量、天文学、心理学、基督教徒道德原理，还有以上提到的各科的教学理论和技巧”。^[81]赴欧洲考察之后，贺拉斯·曼努力把裴斯泰洛奇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美国来，建议教师采用直观教学法进行教学。在贺拉斯·曼倡导并支持开设的三所师范学校里，学生们经常讨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公立学校成为使人感到快乐的地方，甚至连那些逃学的人也愿意重新回来？”“我们将教给学生什么知识？”“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82]等等。

贺拉斯·曼还要求学校委员会在选择聘用教师时要慎重，要仔细分辨教师能力和水平的高低，择优而用。因为：“一个好教师和一个差教师之间，正如阳光明媚和乌云密布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不同点。不要选一个看不到这种区别的人去当学校委员会的委员。”^[83]他曾介绍苏格兰如何选择教师的情况，认为考察教师资格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看他能否激起和保持所教班级学生的注意力，这应该被看作是教师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在他看来，如果一位教师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需要进一步询问，就可以得出他不适合担任教学工作的结论。

由于贺拉斯·曼及其他有识之士的努力，麻萨诸塞州的师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推动了公众对于师范教育所持观念的转变，为美国的师范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章 贺拉斯·曼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一、贺拉斯·曼的牺牲精神及其成就

贺拉斯·曼 1819 年于布朗大学毕业之后曾留校任教，后来又进入法律学校学习，做了四年公正善辩的律师。由于擅长演讲，博得了市民的欢迎与信任，于 1827 年当选为麻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六年后入参议院，并做过议长。可以说，贺拉斯·曼的职业是体面的，仕途是极为光明美好的。而 1837 年他被其他热心教育的人士推荐为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这意味着他要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去从事教育工作，而在当时的美国教育基本不被重视。几经考虑，他还是毅然受命，欣然接受了这一职位，因为他认识到教育是地球上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共和国的未来在教育。

在贺拉斯·曼刚刚担任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时，州议会还没有教育资金，因而整个教育委员会只设秘书一人，年薪仅仅一千美元，和做律师时的丰厚收入相

比简直有天渊之别，后来逐年增加才达到年薪一千五百美元。即便如此，租赁办公室的费用、他自己外出做教育宣传的费用等，都不在预算之列，必须贺拉斯·曼从自己薪水当中支付，所以算下来，他的实际薪水还不到五百美元。他曾经表示：“我一定要使这一千五百元产生远远多于一千五百元的效益”。^[84]“这个秘书的职位在今天看来并不高贵与受人尊重。但是，在我的努力之下，它会被尊重的。我绝不亏欠于这个职位，做它的债务人。我要以它为荣，做它的债权人”。^[85]贺拉斯·曼的十二份《年度报告》以及他创办的《公立学校》杂志，都是自己出钱印刷，结果有时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从不舍得买富有营养的吃，像个苦行僧，对教育却异常慷慨大方，毫不吝啬。

贺拉斯·曼担任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十二年，也是公众的教育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十二年。当初，极少有人意识到教育对于共和国存亡的巨大作用。公众仍然承袭殖民地时期的旧观念，认为教育乃个人私事，国家无需插手。要彻底扭转公众的陈旧思想，绝非易事。贺拉斯·曼决定开始他的教育旅行，四处奔走呼号，常常遭遇冷场、责难与抨击。但他从不气馁，以极大的耐心与热情向公众解释教育的重要性，阐述教育对于每个公民、对于共和国的积极作用，指出普及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外出演讲、开会，还以与别人通信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教育主张，包括打字的和手写的平均起来每天不下三四十封。疲倦与劳累使得他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但他常常带病工作，表现出崇高的忘我精神。

健康问题并不是贺拉斯·曼遇到的最大阻力，一些顽固的政客、保守的教育界人士以及教会的牧师常常把他逼到风口浪尖之上。贺拉斯·曼从不退缩屈服，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斗争艺术顽强抵抗。最为激烈的就是贺拉斯·曼考察欧洲教育之后回国写成的《第七次年度报告》，曾经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顽固的政客批评他学习普鲁士的君主专制与军国主义，在断送共和国的民主精神，且学习普鲁士是无视本国国情，盲目崇信。教会牧师更是对他恶语相加，说贺拉斯·曼办的是不信上帝的学校，因为贺拉斯·曼推行的公立免费学校制度严重威胁到他们的教育领导地位，涉及到切身利益。贺拉斯·曼撰文予以坚决回击。他说：“如果普鲁士学校的教师具有较好的教学阅读、写作、语法、地理、算术等学科的方法，因此而能够事半功倍，无疑我们可以模仿他教学这些学科的方式，而无须仿

效他那对政府盲目服从或对教会教规盲目信奉的思想”。^[86]“如果普鲁士能滥用教育的有益影响来支持专制权力，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用它们来支持共和国制度并使之永存。”^[87]在贺拉斯·曼看来，虽然普鲁士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但这并不妨碍学习它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果普鲁士可以使这种教学方法为专制制度服务，培养顺民，不妨把那些方法拿过来为共和制服务，培养自由人。贺拉斯·曼这种不将教育与政治混为一谈的观点是富有远见的。还有，由于在称颂普鲁士先进教育时，贺拉斯·曼十分推崇其教师，赞扬他们不但学识修养丰富，而且教学能力优异，这使波士顿的教师极为反感，指责贺拉斯·曼是在含沙射影地诽谤美国教师不学无术。他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波士顿的 31 名校长甚至发表了长达 144 页的公开抨击信，对此，贺拉斯·曼以 124 页的复信作了回答。^[88]经过反复多次辩论，“反对他的人大为失败，竟变为自讨苦吃”。^[89]这场争论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由于贺拉斯·曼目光远大，又善于争辩，他获得了公众的支持与赞扬。麻萨诸塞州州长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哈佛大学校长昆西(Josiah Quincy)、州议会参议员萨美尔(Charles Samer)、著名作家爱默生(George B. Emerson)都是他的后盾与支柱，贺拉斯·曼终于推动了教育车轮的滚滚向前。

在贺拉斯·曼任秘书的十二年间，州对教育的补助拨款增加了一倍，教师的工资增加了 50% 以上，公立免费学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飞跃，赢得了公众的交口赞誉，为后来美国公共教育体制的推广与完善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与物质基础。美国学者乔治·H·马丁(George H. Martin)曾在他的《麻萨诸塞州学校制度的变革》一书中列举了这些令后人永世不忘的成就：

- (1) 州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拨款成倍增加；
- (2) 200 多万美元用于建造公立学校的校舍；
- (3) 男教师的每月工资增加 62%；
- (4) 女教师的每月工资增加 51%；
- (5) 公立学校每学年的时间延长一个月；
- (6) 私立学校经费占学校全部经费的比例从 75% 下降为 36%；
- (7) 建立了 50 所新的中学；
- (8) 学校委员会的管理更加经常和有效；
- (9) 建立了三所州立师范学校。

不仅仅这些，贺拉斯·曼还改进了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以及教育教学方法，推动了分班编制的实行等等，这在当时都极大地提高了公立免费学校的办学质量，推动了初等教育的大步向前。

二、贺拉斯·曼的影响及世人对他的评价

在以贺拉斯·曼为首的州教育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麻萨诸塞州一些目标不同、方法各异、一盘散沙似的学校，开始形成一个有秩序的体系，为了实现普及教育的理想而共同奋斗。麻萨诸塞州的公立免费学校也因此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各州，乃至整个美国参考和学习的典范。而且，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各州，都仿照麻萨诸塞州的先例，开始把他们的教育行政集权化，纷纷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和秘书。新英格兰以外的州，也都开始积极仿照麻萨诸塞州的做法进行改革。如纽约州的师资培训原来是由文实学校进行的，后来也改变办法，开办了师范学校。西部各州也对公立学校制度作了适当的规定。可见这一运动已经成为里程碑，为美国全国的公共教育定下了基本步调，这是贺拉斯·曼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美国的很多校园里，都建起了贺拉斯·曼的雕像，一些学校甚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许多学校的儿童和贺拉斯·曼的生前友人为他捐款建造了一座大型纪念雕像，耸立在麻萨诸塞州议会大厅前面的广场上，供人们瞻仰。贺拉斯·曼的年度报告和演讲，在当时发行量就很大，被广泛引证，后来被翻译成了好几种文字。他为教育而献身的精神为许多人所感动，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还出版了他的生平传记。

贺拉斯·曼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热情奔放，他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及教育对于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建立公立免费学校的方式普及对公众的教育，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同时，在为美国公立免费学校的实现而战斗的过程中，他还有意识地向欧洲国家学习，分析考察欧洲国家的学校教育制度，阅读研究欧洲教育家的理论，极大的开阔了自己的教育视野，并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而且，贺拉斯·曼对公立学校所抱有的信念，克服各种困难与阻力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对工作的满腔热忱，都值得后人感动与学习。

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19世纪美国公共教育运动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公立学校制度的基础，促进了整个美国公共教育事

业的发展，被称为“公共教育之父”实在是实至名归。美国著名教育家、“进步教育之父”弗兰西斯·W·帕克（F. W. Parker）曾指出：“贺拉斯·曼可以与开国元首华盛顿和颁布《解放黑奴宣言》的亚伯拉罕·林肯并列为美国最伟大的缔造者”。^[90]1896年，在贺拉斯·曼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衣阿华州的学校督学亨利·萨宾（Henry Sabin）在演讲中说：“在美国的教育家年鉴中，贺拉斯·曼的名字列在其他所有教育家的前面”。^[91]

当然，贺拉斯·曼本人也意识到，他倡导的公立学校运动所取得的胜利也依靠了其他教育改革者，例如，麻萨诸塞州的詹姆斯·G·卡特（James G. Carter）、康涅狄格州的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密执安州的约翰·皮尔斯（John D. Pierce）等人的帮助和广大公众的支持。其中亨利·巴纳德是贺拉斯·曼最为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他们经常互相通信，互相鼓励与帮助。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很幸运地成为了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先驱者。

但是，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领袖们出于越来越急迫的需要，开始寻求一种既能确保政治稳定性，又能使他们的企业不断有利可图的机制”。^[92]而贺拉斯·曼坚持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立场，以教育为手段，试图消除因社会经济急剧扩张带来的阶级矛盾等不安定因素，使教育起到“社会机器平衡轮”的作用。而且，由于美国实行地方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因此，各州公共教育的普及并不均衡，公共教育的发展速度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使得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并不能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得到真正的完全的实施。

然而，我们并不能由于贺拉斯·曼的时代局限性而否定其公共教育思想，他毕竟为美国公共教育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贺拉斯·曼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结语

作为 19 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最为杰出的领袖，贺拉斯·曼能够从更高的高度、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教育，自觉地去思考公共教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大力发展公立免费学校，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同时，在为美国实现普及教育而战斗的过程中，他有意识地考察分析欧洲国家的教育制度，研究欧洲教育家的理论，并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由于贺拉斯·曼的积极努力，麻萨诸塞州新建许多公立免费学校，州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拨款成倍增加，教师工资增长，首次建立州立师范学校等，这些功绩都是卓著的。贺拉斯·曼所领导的教育改革为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州，乃至整个美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和仿效的模式。他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他的年度报告被译成多种文字而流传，英、法等国还出版书籍介绍这位教育家。

贺拉斯·曼的公共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 19 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指明了方向，初步奠定了公立学校制度的基础，促进了整个美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本论文只是对贺拉斯·曼的公共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详细的介绍，但限于资料、时间和本人的学术水平，许多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 [1]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311.
- [2][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55.
- [3][美]菲利普·方纳. 华盛顿文选[M]. 王缓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74.
- [4][美]R. J. Honeywell, *The Educational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1972, p.147.
- [5][6][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87、85.
- [7][8][9][美]Mary Peabody Mann, *Life of Horace Man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37, p.12、13、67.
- [10][美]Joy Elmer Morgan,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36, p.13.
- [11][12][美]Mary Peabody Mann, *Life of Horace Man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37, p.83.
- [13][14][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166、152.
- [15]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三卷)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328.
- [16][20]赵祥麟. 外国教育家评传[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387.
- [17][18][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291.
- [19][美]Joy Elmer Morgan,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36, p.33.
- [21]任钟印.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780.
- [22][23][美]L. A. Cremin,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1974, p.88、89.
- [24][25][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福建师大教育系,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666.
- [26][27][28][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

- 大、福建师大教育系，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668.
- [29][31]滕大春. 外国近代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349、323.
- [30][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福建师大教育系，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668.
- [32][33][美]F. P. Graves, 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M]. 庄泽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 20 年：167、169.
- [34][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141.
- [35]吴式颖，任钟印.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22.
- [36][37][美]L. A. Cremin,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1974: 63.
- [38][39][美]Mary Peabody Mann, *Life of Horace Man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37, p.13、142.
- [40][美]劳伦斯 A. 克雷明. 美国教育史——建国初期的历程(1783—1876)[M]. 洪成文，丁邦平，刘建永，马忠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2.
- [41][美]Mary Peabody Mann, *Life of Horace Man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37, p.63.
- [42][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福建师大教育系，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645.
- [43][美]F. P. Graves, 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M]. 庄泽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 20 年：165.
- [44][45][46][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福建师大教育系，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643、643、644.
- [47][美]F. P. Graves, 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M]. 庄泽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 20 年：167.
- [48][49]林玉体. 西方教育思想史[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486、487.
- [50][美]Mary Peabody Mann, *Life of Horace Man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37, p.137.

- [51][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福建师大教育系,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629.
- [52][美]F. P. Graves, 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M]. 庄泽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民国 20 年: 167.
- [53][54][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175、149.
- [55][美]Joy Elmer Morgan,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36, p.138.
- [56][58]赵祥麟. 外国教育家评传[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377、378.
- [57][59][61][美]L. A. Cremin,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1974, p.44、81、104.
- [60][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福建师大教育系,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628.
- [62]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318.
- [63]任钟印.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789.
- [64][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 学校的变革[M]. 单中惠, 马晓斌,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16.
- [65][66][67][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193、225、203.
- [68][美]Joy Elmer Morgan,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36, p.138.
- [69][美]L. A. Cremin,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1974, p.55.
- [70]任钟印.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770-771.
- [71][72][73][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193、225、225.
- [74]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228.
- [75][美]F. P. Graves, 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M]. 庄泽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民国 20 年: 168.

- [76]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232.
- [77][78][79][82][美]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p.207、207、212、204.
- [80][美]L. A. Cremin,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1974, p.21.
- [81][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福建师大教育系,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702.
- [83]赵祥麟. 外国教育家评传[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382.
- [84][美]Mary Peabody Mann, *Life of Horace Man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37, p.102.
- [85][美]Joy Elmer Morgan,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36, p.13.
- [86][87]贺国庆. 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101、102.
- [88][89][美]F. P. Graves, 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M]. 庄泽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民国 20 年: 165.
- [90][91][美]Joy Elmer Morgan,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36, p.3、36.
- [92][美]赛缪尔·鲍尔斯, 赫伯特·金蒂斯. 美国: 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M]. 王佩雄,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238.

参考文献

一、英文参考文献

- [1]Allan C. Ornstein and Daniel U. Levin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Houghton Mifflin Press, Boston, 1997.
- [2]E. I. F. Williams, *Horace Mann: Educational Statesma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7.
- [3]Ellwood. P. Cubberley,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20.
- [4]Gerald Lee Gutek,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Education*, Thomas Y. Crowell Press, New York, 1970.
- [5]Hochschild. Jeniffer L. and Scovronick Nathan,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Public Schoo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3.
- [6]H. Warren Button and Eugene F. Provenzo, Jr,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America*, Prentice-Hall Press, Engle Cliffs, N.J., 1983.
- [7]James A. Johnson, Harold W. Collins, Victor L. Dupuis and John H. Johansen,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Education: Readings*, Allyn and Bacon Press, Boston, 1969.
- [8]John F. Ohle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ducators*, (Volume2), Greenwood Press, Inc, 1978.
- [9]John K. Norton, *Critical Issues in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ittsburgh, 1965.
- [10]Jonathan Messerli, *Horace Mann: A Biography*,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72.
- [11]Joy Elmer Morgan, *Horace Mann: His ideas and ideals*,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36.
- [12]L. A. Cremin,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New York, 1974.
- [13]Mary Peabody Mann, *Life of Horace Man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37.

- [14]Raymond E. Callahan, *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in America Society*,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56.
- [15]R. J. Honeywell, *The Educational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972.
- [16]S. Alexander Rippa,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Longman Inc, New York&London, 1984.
- [17]Wayne J. Urban and Jennings L. Wagoner, *American Education: A History* McGraw-Hill Company, Boston, 2004.
- [18]William Hayes, *Horace Mann's Vis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Is It Still Relevant?* Rowman &Littlefield Education Inc, 2006.

二、中文参考文献

- [1]曹炎申. 美国教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2]成有信. 九国普及义务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 [3][美]E. P.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华中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福建师大教育系,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4][美]菲利普·方纳. 华盛顿文选[M]. 王缓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 [5][美]F. P. 格莱夫斯. 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M]. 庄泽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民国 20 年.
- [6]顾明远. 世界教育大事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 [7]顾明远, 梁忠义. 世界教育大系·美国教育[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 [8]贺国庆. 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 [9]黄绍湘. 美国通史简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0][美]J·布卢姆. 美国的历程[M]. (上册) 杨国标, 张儒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11]季苹. 美国公立学校的发展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12]季苹. 美国公立学校发展的历史、分析与启示[D]. 河北大学, 2001.
- [13]纪晓林. 美国公共教育的管理与政策[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14][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 美国教育史——建国初期的历史(1783—1876)[M]. 洪成文,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15][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 学校的变革[M]. 单中惠, 马晓斌,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 [16][美]雷·马歇尔, 马克·塔克. 教育与国家财富: 思考生存[M]. 顾建新, 赵友华,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 [17][美]理查德·D·范斯科特. 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M].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 [18]李素敏. 美国的公共教育运动[J]. 现代中小学教育, 1997, 02.
- [19]梁建峰. 美国教育[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2.
- [20]林玉体. 西方教育思想史[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6.
- [21]林玉体. 美国教育思想史[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6.
- [22]刘传德. 外国教育家评传精选[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23]刘永涛. 当代美国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24][美]迈克尔·阿普尔. 文化政治与教育[M]. 阎光才,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 [25]瞿葆奎, 马骥雄. 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卷[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 [26]任钟印.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 [27][美]赛缪尔·鲍尔斯, 赫伯特·金蒂斯. 美国: 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M]. 王佩雄,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 [28][美]S. E. 佛罗斯特.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M]. 吴元训,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4.
- [29]单中惠. 西方教育思想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 [30]单中惠. 美国公立学校新论[J]. 教育评论, 2000, 03.
- [31]单中惠. 贺拉斯·曼和美国的普及教育[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5, 01.
- [32]商继宗. 中小学比较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 [33]史静寰. 当代美国教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34]水永强. 美国普及义务教育历史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 [35]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M]. (第三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 [36]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 [37]滕大春. 外国近代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 [38]滕大春. 外国教育史与外国教育[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8.
- [39]王承绪. 比较教育学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 [40]王桂. 当代外国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 [41]王焕勋. 实用教育大词典[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42]王天一, 夏之莲, 朱美玉. 外国教育史[M]. (上)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 [43]王英杰. 美国教育[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 [44]吴式颖, 任钟印.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M]. (第八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 [45]吴式颖, 阎国华. 中外教育比较史纲[M]. (近代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 [46]吴式颖. 外国教育史教程[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 [47]吴文侃, 杨汉清. 比较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 [48]夏之莲. 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49]续润华. 美国教育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0, 01.
- [50]张斌贤, 褚洪启. 西方教育思想史[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4.
- [51]张国连. 十九世纪美国公共教育运动[D]. 河北大学, 1991.
- [52]赵祥麟. 外国教育家评传[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致谢

我们一次一次的飞走，为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回来。人生正是如此，结束一段征途，为的却是开始另一段征途。在不断的相聚和离别中，我们不断地变换着角色。而这一次与往次更加不同，所以我不仅仅把这篇文字当作是本文的后记，也把她当作我写给至硕士阶段的求学路上帮助过我的老师、同窗们的感谢信。

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金传宝老师。从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搜集到论文的写作、修改，导师都尽心尽力给予最大的帮助、精心的指导，使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获益匪浅，一步步提高自己。尤其是资料搜集中，金老师费尽周折托人帮我从美国寄来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我的论文写作得以顺利进行。而且导师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高深的学术造诣，使我在跟随导师学习的过程中，受到深深的影响，无形中把导师作为自己的榜样。

感谢导师组的张书丰老师、于洪波老师、李忠老师和高伟老师。在我论文选题、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老师们都给予精心的指导和帮助，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才使我的论文写作顺利完成。更感谢几位老师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对我的教诲，使我的学识一步步丰富，能力一步步提高。

感谢一路走来的同窗好友葛春霞、胡玉花、车红霞、郭晶、张雷亮等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建议和鼓励，感谢他们平时的关心和帮助；也感谢师姐张霞、闫虹，师兄赵强等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帮助和关心。感谢他们为我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使我在其中能畅所欲言，自由地呼吸清新的学术空气。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爱与陪伴、付出与奉献，让我在人生的每个瞬间获得自信和勇气，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和论文的写作。

论文完成，虽几易其稿，但仍感觉不太令人满意，毕竟自己的水平有限。因此，论文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论文必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老师同学不吝赐教。

徐曼

2008年4月于山东师范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1. 美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述评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教育类核心期刊), 2007 年第 7 期, 第 47、48 页,
独立作者。

2. 美国家长培养孩子优秀品格管窥

《当代教育科学》(全国中文类核心期刊), 2007 年第 20 期, 第 52、53 页,
独立作者。

3. 贺拉斯·曼与美国十九世纪公立学校运动

《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 2007 年 10 月中旬刊, 第 63、64、65 页, 独立作
者。